

第一章 向现代文明挑战

在人类还未出现之前,为什么会出现金属器具,为什么会有类似人类的大脚印,从古地图中能有什么发现?用现代文明无法破解的古文明密码,是未知的外星文明的传授呢,还是古代超文明的遗产?

谁戴过这条项链

1976 年，前苏联瓦什卡河岸上，发现了一块拳头大的闪着白光的怪石。经分析，这是一块稀有金属的合金，其中锡占 67.2%，镧占 10.9%，钕占 8.7%，还有铁、镁、铀、钼，但没有铀的衰变物。专家们认为：这是一块人造合金，年龄不超过 10 万年，地球上没有类似的天然物，它很可能是用只有几百个原子的微小粉末原料，在几十万个大气压下冷压而成。对这样小的粉末物质，加如此高压，其设备和手段，即使是现代文明社会，也无法达到。

是谁用什么方法制造了这块合金？

1891 年 6 月 10 日，美国伊利诺斯州一位叫卡尔普的老太太在往炉中加煤时，从碎成两半的煤块中，发现了一条做工精致的金项链。卡尔普太太原以为该项链是别人不慎掉在煤堆中的，后来发现，碎成两半的煤块中间有个槽，刚好能够放下项链，证明这条项链是夹在该煤块

中的。

煤主要形成于石炭纪,距今数亿年。那时候,谁戴过这条项链?

史前人类留下的大脚印

1930年,贝利欧学院的地质系主任包罗博士研究了在骨塔骨州的一处山上发现的早期人类足迹,这些足印在古生代的海岸砂石上。研究表明:早在2.5亿年以前,就有一批“人”在这里活动。

他的研究整整持续了20多年。

1953年5月24日,他对《路易斯维尔评论报》的记者说:“三双脚印,明显地可以看到是右脚和左脚的脚步,足部的位置与现代人留下的非常相似。”

可不可能是其他生物呢?包罗博士说,不像。没有前肢的印痕,这块保留足迹的岩石很大,如果爬过去,就一定会有前肢的脚印,何况,有的足印还穿着7英寸半长

的鞋子哩！

可不可能是后人，譬如说，古代印第安人或是其他原始人雕凿或“伪造”的呢？包罗博士说，不会。没有任何雕凿或是切割的痕迹。他还和另外两名物理学家借助显微镜，测算了单位面积的沙粒，结果相同，即脚印内的沙粒密度大于脚印外，脚印确实是踩上去的。

但是，2.5 亿年前，这一带是大型两栖动物的天下，而人类的出现，仅仅是 200～300 万年前的事儿，这些脚印，是谁的呢？

梅斯特是赫克尔公司的监察人，自称是“岩石狂”，也是三叶虫收藏家。1968 年 6 月 1 日，他偕同家人到犹他州的羚羊喷泉度假，意外地发现了三叶虫的化石。

三叶虫是一种节肢动物，生存在古生代的寒武纪和奥陶纪，距今约 5 亿年。这种小生物的背面，从头到尾有两条明显的纵沟，把身体分为中部和左肋、右肋三叶模样，其化石是目前人类所知的最古老的化石之一。

使他吃惊的是，这些三叶虫化石上居然有人的脚印，其中，一只穿着凉鞋的脚正好踩在三叶虫上，脚印长 10.35 英寸，前端 3.5 英寸宽，后跟 3 英寸宽，后跟比前端深

1/8 英寸,是一只右脚。

盐湖城公立学校的一位教育家比特先生在同一地点也发现过两个凉鞋脚印,而且也踩在三叶虫上。

不久后的7月20日,地质学家伯狄克又在同一地区发现了一块泥版岩,上面留有一个小孩的清晰的赤脚脚印,五个脚趾隐约可见。

5亿年前没有人类,甚至没有猴子、熊等与人相似的动物,当然也没有鞋子,何况是凉鞋!

人类学家将面临着一个难题:5亿年前,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迈着雄健的大步在行走呢?

人类还未出现时的金属

16世纪时,秘鲁的西班牙总督弗朗西斯哥·德·托列多在他的办公室中放着一块从里边露出一根18厘米长铁钉的岩石,而这块岩石是从附近一个采石场开采出

来的。正因为它“来历不明”，而被西班牙总督所看重。

1844 年，人们在采石场的坚硬岩石中发现了一块岩石中有一根 3 厘米长的铁钉，不过它已经生锈了。

1851 年，在美国多尔切斯特附近，人们在岩石中发现了一件更奇特的东西。据当时的《美国科学文摘》报道说：“在几天前，多尔切斯特附近进行的一次巨大爆炸中，人们从岩石碎屑中捡到了两块折断的金属碎片。本来这是一个被一分为二的整体，当把它们合拢后，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钟形器皿，它高 11.4 厘米，宽 16.5 厘米，壁厚 0.3 厘米。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器皿外形像锌，或者是锌与银的合金。它的表面刻有 6 朵花，花蕊中均嵌有纯银，底部雕有藤蔓和花环图案，同样都以纯银镶嵌，做工极为出色，精美绝伦，令人赞叹不已。更令人不解的是，此物竟出自爆炸前的 15 英尺深的岩石中。”1852 年 ~ 12 月，在格拉斯哥矿井中竟开采出来一个嵌有奇特形状的铁器的大煤块。

1885 年 11 月 1 日，在奥地利沃尔福斯贝格，一位工人在敲打坚硬的褐煤时，从里边滚出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它是一个平行六面体的金属物，体积是 6.7 厘米 ×

6.2 厘米 × 4.7 厘米。它两面隆起，四周环贯以深槽，形状规则。从其表面看，就像一个很古怪的鼻烟壶，它很显然是经过智能生物用双手加工过的。后来，维也纳有一家有名望的报纸报道了此事，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经过考察证实，发现此物的煤层属地球第三纪时期，而这时地球的文明远还没诞生呢。科学家把这个物体命名为“沃尔福斯贝格六面体”。

实际上，早在 1880 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农民上山挖到一块煤炭，当他把煤炭凿开时，发现里边有一枚铁铸嵌环。后来据考证，这块藏有嵌环的煤块是从地下 45 米处挖出来的。而这个煤矿区的成煤年代距今大约有 7000 万年。而科学家们一直认为，7000 万年前，人类根本还没出现。

以上的现象说明了什么？是不是说人类在地球上早已存在几千万年了？这个一直令人类迷惑不解的谜，激起了广大科学家的极大的兴趣。

冰层覆盖之前画出的海岸线地图

1960 年 7 月,美国空军第八侦察中队的马萨诸塞州人奥梅耶尔给查尔斯·H·哈帕古德教授写了一封让人感到非常震惊的重要信件。奥梅耶尔拜托哈帕古德对有名的老土耳其将军于 1513 年画的那份皮瑞·瑞斯地图进行研究。而哈帕古德的答案是:1949 年英国和瑞典联合探险队用地震测量法测得的结果证明,皮瑞·瑞斯地图上标注的海岸线很准确,而这些海岸线现在深埋在南极冰层之下。哈帕古德的结论是,这份引起争论的海岸线地图是在冰层覆盖之前画出的。

皮瑞·瑞斯是什么人?他在 16 世纪初是怎么得到精确的地理资料的?他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位官员,据现在资料判断,他性格开朗,特别好客。虽然他是一位出色的航海家,到过很多地方,并写过有关航海的教科书,但他却没有说明这张地图是他靠自己的努力完成

的或是根据他的探险实践绘制的。在他亲手写的笔记中,记叙了他根据多种资料绘制这份地图的过程,所据资料有的近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时期,也有的至少要远到公元前 400 年以前。不知什么原因,他违反了帝国当局的最高命令,大约在 1555 年被砍头。他画在小羚羊皮上的宝贵地图到 1929 年才在君士坦丁堡的王宫里重新被发现。

哈帕古德教授 1963 年提出的观点是,瑞斯是根据君士坦丁堡内所藏古代资料画出那份地图的,而他依据的那些古代资料又是根据更古老的资料作出的,如此循环,一直可追溯到公元前 4000 年以前。这一观点实际上承认在比目前多数史前专家所接受的年代还要早很多的古代,曾经存在过一个非常先进的文明社会。哈帕古德根据这个地理线索和航海资料,一直追溯到米诺斯文化和腓尼基文化,再到古埃及,然后继续上溯。

又一份古地图

但如果只有一份地图,无论其历史多么有趣,也不管其所画出的南极海岸线详图有多么精确,也只能被认为是一次奇异的巧合。如果能再发现一份与此相关的地图,那意义可就重大得多了。这份地图还真就出现了:它韵绘制时间是 1531 年至 1532 年,称做奥伦特·菲那斯地图。该图详细地画出了山脉和从山上流下的逼真的河流,它也画出了南极地区的海岸线,并且精度同样令人吃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该图把南极极地周围的一片中心区域画成了空白,就好像这位诚实精确的绘图员知道这片中心地带为冰层覆盖,无法勘测出山种和河流的详细情况一样。

奥伦特·菲那斯地图的主要出入是南极半岛往北延伸得太远,都快和智利的合恩角接上了。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奥伦特·菲那斯地图所画的南极大陆情况就可以看

出,整个大陆都从中心向四周伸展得过远,不仅是往北,实际上是所有方向。这不是不精确,不过是在画南极以外的其他部分的比例定错了而已。无论是谁首先定错了比例,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后来的绘图人包括皮瑞·瑞斯本人都不过是照抄罢了。

中世纪航海家所用的古老海图上并没有像今天地图上标出的经、纬线,他们用的是位于图上不同位置的中心点,连线从这些中心点向外辐射,就像我们现在自行车车轮上的辐条那样。这些中心点可能意味着需要重新确定领航员的罗盘方位,可能还要按各种陆地标记、岛屿、悬崖、海湾和地角(岬)等重新确认船的位置,然后才能继续航行。确定自己所在方位之后,航海家可能就会沿着网格线画出船的路线,以便按最近的路线驶向目的地。

更原始的地图蓝本

A·E·诺顿斯基伍德在这个领域里是一位世界知

名的权威。他在研究多种古海图的基础上编辑了一本地图册,并做出结论说,这些古海图是根据更古老且更精确的古地图画出的。特别是 1339 年的杜尔瑟特海图,他认为其精度已经超过了 14 世纪典型航海家和绘图员的能力。他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从已发现的地图和航海图看,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没有明显的进步。两百年的航行、探险和发现,在地图上竟没有反映。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早在 14 世纪就有人发现了一份特别精确的地图,起码在以后两个世纪之内注定不会有超过它的地图出现。诺顿斯基伍德也认为只有一份这样精确的原图,以后所有好的可靠的海图都是按这份原图绘制的。

他的测量比较结果揭示,远在地中海和黑海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时候,所有的海图实际上就都是一样的,所用比例也都相同。

诺顿斯基伍德发现,除加泰隆人居住区外,海图所用比例和地中海地区习惯使用的测量单位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他提出,加泰隆人和古代的腓尼基人及迦太基人之间的历史联系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发现。如果海图中所用的测量单位和比例是迦太基人的,则各海图所依据

的那份原始地图即便不是迦太基人首创,他们也极有可能知道。

诺顿斯基伍德接着考证了玛里诺斯·泰拉的作用。他是一位航海家,生活在公元2世纪时期,是著名的托勒密的前任。

拜占庭时期的西奥德鲁·梅利特尼奥塔曾提供了有关这位伟大学者生活方面的许多资料。托勒密出生在希腊城市托勒门斯赫尔密,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完成了他的科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工作。他在公元127~151年期间肯定从事天文观察,也可能一直工作到155年。还有一种阿拉伯的传统说法,认为托勒密死时78岁。

诺顿斯基伍德根据他对海图的研究认为,这些海图所使用的测量单位不可能晚于玛里诺斯·泰拉的时代,很可能比这个时代要早得多。把这些海图与托勒密的作品比较,他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海图所依据的那份原始地图比托勒密的作品要优秀得多。

如果没有托勒密的参考资料和他的数学技巧帮助,中世纪的航海家们根本不可能在14世纪画出比他的作品更好的航海图。

古地图为何消失又为何重现

假设迦太基人和腓尼基人因为能接触到比托勒密更古老得多和精确得多的航海图而能够做出此地图,再假设这些地图经过 1000 年后重新露面而成为后来那些海图的原始依据,那么这些地图为什么会消失?消失后它们又会藏于何处?答案可能与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之间长期残酷的争斗,即所谓布匿战争有关。

为理解这两大古代帝国之间仇视和竞争的原因,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其各自的历史。

有关古罗马建国的第一种传说涉及特洛伊王子安范斯从特洛伊毁灭的灾难中逃脱,和拉丁公主结婚并建或罗马城和成立儒略王朝的过程。第二种传说则涉及到站在其母亲一边的安尼斯的后代罗米勒斯和雷米斯,以及神话中的战神玛尔斯的儿子们。他们被一位不友好的拉丁国王扔到蒂贝,然后流浪到国会山,在那里被一只母狼

抚养起来并于公元前 753 年建立了罗马。所有关于罗马的历史都按传统从这一年开始。

可能性最大的罗马国历史起源是，分散在罗马周围 7 座山头上各种居地的人群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城市国家。

在卷入与凶猛的凯尔特族邻居和高卢人之间的各种战争之后，“罗马在自卫中征服了世界”。

罗马帝国是一个巨大的贸易国，海上自由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军事上对它都无比重要。迦太基人是对地中海上的罗马船只的主要麻烦。两强之中必须有一个退出，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迦太基的历史起源于来自东面 1600 千米之外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腓尼基殖民地开拓者。由于缺乏人力建设大的拓居地，他们只建了几个沿海城市作为贸易港口。西班牙南部的银和锡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腓尼基人寻找从海上容易接近而对内地的敌对部落又有屏障的地方。他们喜欢近海岛屿、岩石半岛和沙滩海湾，以便于其船只靠岸停泊。迦太基形成了这种格局，这种格局很利于他们向周围的富饶地区扩张，迦太基这个名字就是用两个

腓尼基词拼合出来的,意思是“新城市”。

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地中海两强对立,罗马元老院老议员,性格残暴的马库斯·波西亚斯·凯托(前 234 ~ 前 149)的一句誓言把这种对立表现得非常清楚,他说:“迦太基必须消灭!”

第一次布匿战争(前 264 ~ 前 261)由西西里问题引起。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在划时代的扎马(在今突尼斯境内)战役中罗马的西皮奥·阿非利加那斯战胜迦太基将军汉尼拔而告终。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布匿战争(前 149 ~ 前 146 年)的结果则是迦太基及其人民的完全被消灭。

那份宝贵的古地图是不是在迦太基的毁灭中幸存下来?还是安全地保存在一艘迦太基人的船上,最后躲过了罗马人的封锁向东朝着古代腓尼基人的老家驶去(不走运的迦太基殖民拓居者就是从那儿开始走出其第一步的)?

问题转到了南极大陆

想来有趣,如果这份宝贵而又高度准确的古地图果真在迦太基最后毁灭前返回中东地区,那么它在 1307 年以前不屈不挠的圣殿骑士们占优势的十字军东征时期应该重新露面。圣殿骑士们是伟大的水手,也是伟大的战士。他们在海上的成功,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拥有那份绘制得优越于海上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的高级地图和海图的古地图呢?

于是可以做这样的设想:一些很古老但不为人所知的人们绘制了一些高质量的地图,这些地图后来传到腓尼基人的手中,然后又间接地从腓尼基人手中传到了圣殿骑士们那里,接着再于 13 到 14 世纪传到欧洲航海家们那里。

那么,这些地图所包含的先进技术知识又是来自何处呢?假定格雷厄姆·汉考克的理论的确经过全面研

究,推断合理,有可靠根据(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那么南极洲就是这种先进技术知识的最佳发源地之一。

南极大陆的高度文明社会

破解人类文明

如果哈帕古德关于大陆板块能沿着地球表面滑动即地壳能相对于地心运动的推理是正确的,那么处于温暖地区或温带的大陆块向地极圈方向移动的速度就快,反之就慢。

哈帕古德和他的同事詹姆士·坎贝尔又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认为,地壳的下面是一个很脆弱、实际上处于液态的地层。按一位工程师休·奥金克鲁斯、布朗的建议,他们研究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极地冰帽自身质量加上因地球自转而产生的离心作用会产生一种足够大的力量,推动整个地壳在这个脆弱的半液体层上滑动。

例如,南极冰帽的重心距南极极心的距离为 480 千米,哈帕古德据此认为,“随着地球的自转;这种偏心距能

产生一个水平作用于地壳的离心力,推动地壳朝赤道方向移动。”

按哈帕古德的假设,在现在成为南极洲的这块大陆移入南极位置并迅速被冰层覆盖之前,曾经有个先进的文明社会存在,那么这个文明社会的人们在大陆进南极被冰层覆盖之时会采取一些行动来挽救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文化。

古代的文明大逃亡

地壳的这种灾难性的大移动不可避免的会伴随着一些强烈的地理和气象现象,将会出现地震、严重的气象异常、暴雨、破坏性大风和海啸。那些拥有坚固且浮力大的船只,可以逃过这场毁灭性灾难的人将会向北逃往温暖的地区,再逃往南美和北非及澳洲。

这些不顾一切的逃难者离开冰封的南极大陆四散往北,其可能到达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合恩角、非洲的好望

角、新西兰的南岛和澳大利亚的南部海岩,如果有人沿西经 109 度线一直往北逃得足够远的话,他们也可能到达遥远神秘的复活节岛。

有没有这种微小的可能性,即复活节岛上那些难懂的字迹和令人费解的石头人头的年代比一般认为的年代还要早上几千年?常有这种可能。

假设确有一个高度先进的文明社会曾在现已被几千英尺厚的南极冰层覆盖的大陆上繁荣过,其难民中北上到达东非海岸的那部分人有可能最后到达埃及,会不会是他们用技艺设计和建造了狮身人面像和其他至今仍向时代挑战的巨大建筑呢?会不会是他们当中的另外一组到达了南美,并在那儿同样留下他们建筑知识和建筑技艺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呢?

当最老的澳大利亚土著人讲述所谓梦幻时代时,他们的幻想是不是正好回到他们几千年前出发的那块记忆的土地上去了呢?说不定哪一天会在冰层之下发现古画,其内容会不会和古老的澳大利亚岩画惊人地相似?

有关逝去的古代文明社会的令人难解的各种传说在世界各地都有。有关南极洲冰下大陆上曾经存在的伟大

文明社会消亡过程的研究，可能会揭示出藏在这些传说背后的历史事实。

古地图揭开了史前文明的秘密

由海军上将皮瑞·雷斯于 1513 年绘制的地图被发现后，引起了世界性的震撼。因为该地图所呈现的资料大大超越了 1513 年当时地球人类有限的地理知识。

200 万年前，人类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上时，究竟谁有足够的知识和技术，在南极地区进行精确缜密的地理勘探？同样地，由于地图的绘制是一种复杂的“文明”的活动，我们不得不怀疑：即使在 6000 年前，这样的一项工作怎么可能完成呢？历史学家所承认的真正的早期文明，那时全部都还没有出现呀。

绘制早期地图的人究竟是谁？皮瑞·雷斯并未提供给我们任何线索。1963 年，哈普古德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新奇的、引人深思的解答。他认为，皮瑞·

雷斯使用的原始地图,其中有一部分——尤其是公元前 4 世纪流传下来的那些——是根据更古老的地图绘制成的,而后者所依据的蓝本则更为古老。他强调,目前已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 4000 年之前,整个地球已经被一个具有高度技术,至今仍未被发现的神秘文明彻底勘探过,并且绘制成地图。

显然,精确的地理资料经由不同的民族逐渐流传下来。他进一步推断:最早的地图显然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民族所绘制的,然后经由古代最伟大的航海民族、纵横世界海洋 1000 多年的迈诺斯人和腓尼基人流传到后代。有证据显示,这些地图被收藏在埃及亚历山大的图书馆,经过地理学家整理后编纂成集,供学者研究。

这些地图集和一些原始的地图辗转流传到其他学术中心,尤其是君士坦丁堡。1204 年,第 4 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君士坦丁堡被威尼斯军队攻占,这些地图落入欧洲水手和浪人手中。

这些地图大部分是地中海和黑海地图,但其他地区的地图也流传了下来,包括南、北美洲和南北极的地图。显然,古代航海家的踪迹远达南极和北极。说来也许不

可思议,但证据显示,某个古代民族确实曾经在冰封之前勘探过南极海岸。这个民族显然拥有先进的导航仪器,可以精确判断经纬度。他们的航海技术,远远超越 18 世纪下半期之前的任何古代、中古或现代民族。

学术界达成的共识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推测,远古时代,地球上曾经存在一个如今已经消失的文明。上述的航海技术足以证明,这些假设并非纯属空穴来风。古代航海技术的证据,大部分被学者斥为神话,但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证据却不是轻易可以推翻的。我们的证据显示,以往发现的那些证据现在必须重新提出来,让学者以开放的心胸重新加以评估。

爱因斯坦这样解答:

在南、北极地区,冰雪不断累积,分布并不均匀。地球的运转使这一堆堆分布不均匀的冰雪产生变化,从而

引发出一股离心的动力,传送到地球僵硬的表层。以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离心动力,能量会日渐增强;当它达到某一个程度时,就会使地壳松脱,开始移动……

简单地说,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共识是:

文明最初发源于中东地区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公元前 4000 年之后,在最早的真正文明(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出现时达到一个顶点,时为公元前 3000 年左右。随后出现的文明,崛起在印度和中国。大约 1500 年后,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的南北美洲,独立地发展出一个文明。

在旧世界,自从公元前 3000 年以来(在新世界,自从公元前大约 1500 年以来),文明稳定“演进”,变得愈来愈复杂、精致和丰富。因此,相当于今天的人类文明,所有古代文明(以及他们的各种成就)只能算是原始的玩意儿(中东古代天文家对上天的敬畏,违反科学的精神,而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是“原始工程师”的杰作)。

失落文明留下的遗产

在那个年代,皮瑞·雷斯可是有名的人物,他在历史上的身分和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身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将领,他曾参与 16 世纪中期无数次海战,功业可谓十分彪炳。此外,他也是公认的地中海区域地理专家,著有航海指南(基达比·巴西耶)一书,对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海岸、港口、潮流、浅滩、码头、港湾和海峡,描绘得颇为详尽。尽管劳苦功高,他却失宠于主子,于公元 1555 年左右被问罪斩首。

皮瑞·雷斯于 1513 年绘制地图所使用的蓝本,原来极有可能收藏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图书馆——据说,这位海军上将享有特权,可以随意取阅图书馆收藏的所有资料。这些原始地图,当初可能取自更古老的学术中心,如今下落不明。皮瑞·雷斯绘制的那幅地图,直到 1929 年才在君士坦丁堡的故宫图书馆被发现。这幅地图绘在

一块羚羊皮上,卷成一卷,放置在尘封的书架上。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哈普古德教授利用圣诞节假期,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参考室查阅到了奥伦提乌斯·费纳乌斯在 1531 年绘制的世界地图。

地图上的南极洲,整体形状和轮廓像极了现代地图所呈现的这块大陆。南极的位置靠近大陆中央,和现代地图显示的相去不远。环绕海岸的山脉,使人联想到最近几年在南极洲发现的诸多山脉。显然,这幅地图并不是某个人一时异想天开,凭空捏造出来的。地图上的山脉形状不一,各有各的独特轮廓,有些靠近海岸,有些位于内陆。河流发源自这些山脉,蜿蜒流向大海;每一条河流都依循非常自然、非常可信的排水模式。这显示,南极洲最早的地图绘成时,这块大陆的海岸犹未被冰雪覆盖。然而,地图上所呈现的南极洲内陆,却完全不见河川和山脉的踪影,这意味内陆地区全被冰雪覆盖。

哈普古德教授认为,费纳乌斯地图显然证实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看法:被冰雪完全覆盖之前,南极洲曾被人类探访甚至定居过。果真如此,这件事一定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费纳乌斯地图显示,最初绘制南极洲地图的

人,是生活在极为古远的时代,那时正是北半球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结束的时候。”

更为古老的地图

皮瑞·雷斯和费纳乌斯的地图,让我们瞥见了历史上没有一个制图家看见过的南极洲。当然,光凭两幅地图并不足以说服我们: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曾在南极大陆留下踪迹。可是,如果有五六幅类似的地图摊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否还能等闲视之?

譬如说,我们是否还能睁一眼闭一眼,继续漠视 16 世纪最有名的制图家吉拉德·克雷摩——又名麦卡脱——绘制的一些地图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他发明的“麦卡脱式投影法”,至今仍应用在大部分的世界地图上。这个谜一样的人物(1563 年,他突然造访埃及的大金字塔,行踪十分诡秘)据说“一生孜孜于探寻……古人的学问”并且花了很多年时间搜集古代地图,为自己建立了一

座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参考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1569年,麦卡脱编纂地图集,将费纳乌斯地图搜罗进去。同年,在亲手制作的地图中,他也描绘了南极洲这块大陆。这些地图呈现的南极地区,可供辨认的包括:位于马利伯德地的达特岬和赫拉契岬、亚孟森海、艾尔斯华斯地的瑟斯顿岛、白令豪生海的弗雷契群岛、亚历山大一世岛、南极半岛、魏德尔海、诺维吉亚岬、穆德后地的雷古拉山脉群岛、哈拉德王子海岸、施雷西冰河在哈拉德王子海岸入口、卢特佐—霍姆湾的帕达岛以及恩德比地的欧雷夫王子海岸。哈普古德教授指出:“这些地理特征,有些比费纳乌斯地图描绘的还要清晰。显然,麦卡脱手头掌握的一些原始地图,是费纳乌斯未曾使用过的。

18世纪法国地理学家菲立比·布雅舍,早在南极大陆被正式“发现”之前,就已经绘制出一幅南极地图。最不寻常的是,这幅地图显示,它使用的蓝本似乎是年代更为久远的一些地图——比费纳乌斯和麦卡脱使用的蓝本地图也许早数千上万年。布雅舍地图呈现的是南极洲被冰层覆盖前的真实面貌。

这项调查证实了布雅舍于 1737 年出版南极地图时所提出的看法。以古老地图为依据,这位法国学者画出一条明显的水道,将南极洲区分成东、西两块大陆,而中间的分界线就是今天的“ 南极洲纵贯山脉 ”。

如果南极洲不被冰层覆盖,这条连接罗斯海、魏德尔海和白令豪生海的水道,就确实有可能存在。正如 1958 年“ 国际地球物理年 ”的调查所显示的,南极大陆是由一个庞大的群岛组成,而这些矗立海面上的岛屿,彼此之间阻隔着一英里的冰块。

是外星人绘制的地图吗

许多正统地质学家认为,在冰封的南极盆地出现水道,最后一次是在数百万年前。从正统学术观点来看,在如此久远的时代,人类根本还没有演进完成,更不必说具有测绘南极大陆的能力。然而,布雅舍的地图和国际地球物理学会的调查却显示,在冰封之前,这块大陆曾被测

绘过。这一来,学者们就得面对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而无所适从。

到底哪一个观点正确?

如果我们赞同正统地质学家的观点,认为南极上一次处于无冰状态是在数百万年前,那么,我们就得将达尔文以来的科学家所搜集的人类进化证据一举推翻掉。情况可能不是如此,因为化石记录很清楚地显示,几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还没有“进化”;他们只是一群额头低垂、行动笨拙的“类人猿”,根本没有能力从事先进的智能活动,诸如绘制地图。

难道说,真有一群外星人出现在那个时候,乘坐太空船绕行地球,对还未被冰层覆盖的南极洲进行勘探,绘成一幅幅先进、精密的地图?

有没有可能,一个高度发展、足以绘测南极大陆的人类文明,在公元前 13000 年左右曾经出现在地球上,然后忽然消失?若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个文明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纵观皮瑞·雷斯、费纳乌斯、麦卡脱和布雅舍的地图,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持续好几千年的一段时间中,南

极洲可能一再被勘探绘过,而这期间,冰层逐渐从南极内陆向外扩散,直到公元前 4000 年左右,才将南极大陆所有的海岸吞没。皮瑞·雷斯和麦卡脱所依据的地图蓝本,极可能是在这个时期的末端,冰层逼近南极海岸时绘制成;费纳乌斯的地图蓝本,显然更为古老,当时冰层只存在于南极内陆;布雅舍使用的原始地图,甚至更为古旧(可能绘制于公元前 13000 年左右),当时整个南极大陆犹未被冰层覆盖。

南美洲的未来山脉

从公元前 13000 年到公元前 4000 年这段时期,地球上其他地区有没有被勘探,并且精确地绘制成地图?在皮瑞·雷斯地图上,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这幅地图蕴含的奥秘,不仅仅存在于南极洲。

绘于 1513 年的皮瑞·雷斯地图,相当完整地呈现出南美洲的地形,令人惊异。它不但描绘出南美洲的东海

岸,也勾勒出西部的安第斯山脉,而当时的欧洲人根本还不晓得有这座山存在。皮瑞·雷斯地图正确地显示,亚马逊河发源于这座尚未被欧洲人探测过的山脉,向东流入大海。

依据 20 多份不同年代原始文件绘制成的皮瑞·雷斯地图,两次描绘亚马逊河(最可能的原因是,皮瑞·雷斯一时疏忽,重叠使用两份不同的原始文件)。第一次描绘时,皮瑞·雷斯将亚马逊河流经的路线一直画到帕拉河河口,但是,重要的岛屿玛拉荷却未出现。从哈普古德教授的观点来看,这就显示,皮瑞·雷斯依据的原始文件,可能具有 15000 年历史,当时帕拉河是亚马逊河主要或惟一的入海口,而玛拉荷岛是亚马逊河北岸陆地的一部分。第二次描绘亚马逊河时,玛拉荷岛却出现在地图上,而且画得颇为精细,尽管直到 1543 年这座岛屿才被欧洲人发现。这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地球上曾经出现一个神秘的文明,在好几千年的漫长时期中,对改变中的地球面貌持续进行勘探和测绘,而皮瑞·雷斯使用的不同年代的蓝本地图,正是这个文明遗留下来的文件。

位于今天委内瑞拉境内的奥利诺科河和它的三角

洲,并未出现在皮瑞·雷斯地图上。但是,哈普古德教授指出,这幅地图显示:“两个入海口一直延伸到内陆(纵深达 200 英里左右,)位置就是今天的奥利诺科河附近。地图上的经线和今天奥利诺科河的方位相符,而纬线也大抵无误。这是否显示,皮瑞·雷斯使用的原始地图绘成后,这两个入海口就被泥沙淤塞,三角洲也日益扩大?”

直到 1592 年,福克兰群岛才被欧洲人发现,但它却出现在 1513 年的地图上,纬度正确无误。

皮瑞·雷斯可能依据古老的图籍,描绘出一座位于南美洲东边的大西洋中,今天已不复存在的大岛。这座“想象”的岛屿,刚好坐落在赤道北边的大西洋中部的海底山脊上,距离巴西东海岸 700 英里,而今天这儿有座名为圣彼得和圣保罗的礁石突出在水面上。难道这只是纯粹的巧合吗?有没有可能,这幅原始地图是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绘成的呢?因为,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足以让一座大岛出现在这个地点。

第二章 印加文明之谜

随着南美考古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揭开了古老印加文明的神秘面纱。这个曾辉煌一时的文明中心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长期农业文明发展的结晶和升华。

“新世界的罗马”——印加帝国

公元 6 世纪时，安第斯山区和沿海地带大约共生活着 100 多个部落，其中最主要的有 4 个：艾马拉、莫契卡、普基那和克丘亚。普基那和艾马拉部落活跃在喀喀湖周围地区，莫契卡部落则占据了秘鲁沿海北部地区。与它们相比，居住在库斯科谷地的克丘亚部落无疑是十分原始的，然而这个不甘落后的部族很快就吸收了其他。文化中心所取得的成就，从而迅速发展起来，萌生了印加文化。

到了公元 13 世纪，克丘亚部落群中的印加部落开始崛起，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国势日益强大。

据传说，印加王国大酋长曼科·卡帕克带领军队，穿过利利奥高原，征服了科利亚人，最先占有了库斯科谷地；迈塔·卡帕克率军渡过阿普里马克河，到达了今天秘鲁的莫克瓜和阿雷帕；此后的卡帕克·尤潘基是个英勇

的武士，他率众到达了今天的玻利维亚，控制了沿海的纳斯卡人。

1438 年，帕查库蒂（又称作帕查库特克）上台执政。他对外进行大肆扩张，屡建奇功。

印加部落经过近百年的征战，征服了整个安第斯山脉中部地区的各个部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中央集权帝国。16 世纪初的印加帝国以秘鲁为中心，向北包括厄瓜多尔的大部分、玻利维亚的大部分和阿根廷的西北部，向南到达智利中部的毛莱河，东达亚马逊河丛林地区，西濒太平洋，面积 200 多万平方千米，人口 600 万以上。由于印加帝国是美洲空前强大的帝国，被后人称之为“新世界的罗马”。因此，印加人也就成了“新世界的罗马人”。

短发和象牙权杖是高贵的标志

印加帝国的社会制度是早期奴隶制，国王是统治全国的专制君主，不仅独揽立法、行政大权，还是军队的最

高指挥和首都库斯科太阳神的祭司长。除了国王的姐妹和妻子外,没有人敢正视他。臣民在觐见时,必须背负木柴、脚不着鞋,行走时两眼注视地面以示恭顺。印加王的特权和高贵有两个标志:短发和象牙权杖。他外出时必须乘坐华丽的轿子,穿最精美的衣服,佩戴象征特权的头饰。驾崩之后,要以妻妾和奴仆献祭或殉葬,有时多达好几百人。在决定王位继承人时,国王要听取贵族理事全的意见,合法继承人必须“血流”纯洁,即只能是印加王与王后所生的儿子。王后称作“科利亚”,是印加王从自己的姐妹们中挑选出来的最漂亮、最丰满的一位。除王后外,他的后宫粉黛很多,可谓妻妾成群。

印加奴隶制文明是南美各玉米文明的集大成者,这个美洲古代最发达的文明,不仅有比较发达的农艺,而且在建筑、道路、冶金、纺织、制陶、医学、天文历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印加文明深远地影响了南美近现代文明的发展。

印加玉米农业文化

南美洲的印加文明同欧洲、亚洲古代奴隶制文明不同。旧大陆文明的主要农作物是麦类和水稻,而印加文明的主要农作物则是玉米。印加玉米农业经济作为一种文化表征,有它独特的生态环境、耕作方法和技术装备。玉米生产对文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学者甚至认为“秘鲁”一词在克丘亚语里就是“玉米之仓”或“大玉米穗”的意思。

印加农业文明是在极为艰难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从今天秘鲁沿中部安第斯山麓延伸到智利北部,主要是沙漠地带。这里的气候十分干燥,只有乌鲁班巴河、阿普里马克河、卢林河、马腊尼翁河、里马克河和其他几条河的河谷地带。

印加人发展农业的地区主要是安第斯山脉的各个谷地,特别是库斯科谷地,这是印加农业文明不同于旧大陆

各个古代文明的生态环境特征。古代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是埃及文明的“母亲”;苏美尔文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文明发源于恒河流域;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些大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而安第斯山的山谷深而狭窄,山坡较陡,土层贫瘠。到了雨季,山水顺坡而下,冲刷土层,旱季则干旱缺水。然而,正是在这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印加人继承了前人修筑梯田的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农业耕作技术。他们栽培了大约 40 多种农作物,比如:根菜类的芋、珍珠树、番薯、木薯、马铃薯;瓜果类的南瓜、木瓜、胡瓜,还有番茄、花生、菜豆、可可、菠萝、草莓、辣椒;此外,还有玉米、滨藜稻、栗棒、胭脂、龙舌兰等植物。这些植物在当时都是其他大陆没有的,可见,印加人对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印加玉米农业文化建立在一种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基础之上。印加人没有耕畜,用人工翻地。主要的工具是一种叫做“塔克利亚”的木撅,至今,在秘鲁一些极为闭塞的山区仍在使用它。这种工具是在一根长约 1.8 米的木棍上装上一个青铜金属或硬木弯曲的尖头,在尖头以上

约 30 厘米处,与木棍成直角装一横突作为踏脚装置。翻地时用脚踩着它,将尖头插入地里,旋转一下拔出来,就可以深翻耕地,这是印加人的一大发明。

印加帝国土地耕作生产者主要是村社男性社员。他们年龄为 25 岁到 50 岁,被称为“普里克斯”。他们必须在规定的日子里,首先耕种太阳田,接着耕种印加田,最后耕种村社田。太阳田上的收获归祭司所有,印加田的收获归王室所有,以作贡赋;村社田的收获一小部分作为全村的公共储备,保障村社的各种需要,并用以救济、困难的村民,大部分用以维持村社社员各自的家庭生活。

卓越的工艺技术

每年夏天,印加统治者驱使大批奴隶开采矿石,主要有铜、锡、银、铅等矿石,但是,他们还不知道炼铁的工艺。

印加人的冶金工艺技术有长足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受安第斯山地区人民金属加工技艺的影响,进行黄金加

工；另一方面同时受到被征服地区，特别是北部沿海奇穆工艺的影响，主要进行青铜合金工艺加工。据历史文献记载，印加国王曾把奇穆的冶金工匠迁到首都库斯科来发展冶金业。

印加冶金技术发展主要表现在加工技艺的多样化和浇铸技术的完善化。印加人懂得对金属进行各种加工。锻造、冲压和镶嵌工艺主要用来制作金银器皿、斧、镰、棍、针和半圆形刀等工具。

印加人冶金技术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装饰艺术的发展
9 - 他们用金银制成男女人像和骆马塑像。库斯科太阳神庙的太阳神金像金银装饰品，显示了印加人在装饰艺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其技巧已接近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制品。

印加人的创造才能还集中表现在纺织技艺上，他们的某些织物至今仍没有可与之相媲美的织物。在今天秘鲁南部沿海皮斯科附近出土的木乃伊套服，被称作是“世界纺织品奇迹之一。”

纺织技术的发展刺激了装饰画的发展。印加人喜欢
在衣服、毛毡、布匹等织物上面绘制装饰画，题材主要取

之于自然界,除了植物和动物外,还有人类的活动和几何图形。几何图形呈方形、圆形和三角形。几何图像也很讲究对称性。在这些装饰图案中,印加人还夹杂使用金光闪闪的金钱和色彩鲜艳的羽毛,这使印加纺织品更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印加帝国时期的陶器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引人注目的磨光技术,雅致的装饰、优美的几何图案和绮丽的色彩都令人赞叹不已。印加陶器制品以瓦罐和钵头最为闻名。

高大、巍峨、壮观的建筑

印加人的建筑用料主要是玄武石、中长石、闪绿石,有些石料重达几十吨甚至数百吨。石块经过加工,方方正正,有的石块因形就势,位居其所。各种石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石块和石块的接合处,非常严实,甚至连最薄的刀片也插不过去。有的专家据此推测,印加人已经会应用模型或以建筑平面图进行工作。印加人建筑所使

用的工具是石制工具和少量金属工具,石块和石块之间不用任何粘合物,而又结合得那么坚实,天衣无缝,真是天下一绝。

印加人的建筑主要是宗教建筑、军事建筑和世俗建筑,它们结构简单,朴实无华。

印加建筑的风格有三大特点:

首先,人工建筑 and 大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其次,注意建筑的民俗性。

再次,建筑非常高大、巍峨和壮观。

印加的主要建筑,除了我们后边要提到的太阳神庙外,还有萨克萨瓦曼城堡,它特点鲜明,别具一格。

萨克萨瓦曼在印第安克丘亚语里就是“山鹰”之意,或者说是“帝国猎鹰”的意思。还有一种说法是“太阳之家”的意思。萨克萨瓦曼城堡是建筑在海拔 3700 米的山峰之巅,可以俯瞰库斯科城的巨大防御体系。萨克萨瓦曼堡是美洲印第安人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萨克萨瓦曼堡建筑群占地面积 4 平方千米,从上到下,有三层围墙,每道城墙都高 18 米,依山势而建,蜿蜒曲折,气势宏伟,最外一道城墙长 500 多米。这些城墙是

用巨石砌成,其中有一块巨石,高 8 米,厚 3.6 米,体积为 121 立方米,重达 200 吨。城堡的层层台阶由许多独块石板铺成,长达 800 米。

印加人的医学

印加人在医药治疗方面,特别是外科手术和用草药治病上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成就。印加帝国民间广泛流传着妖术和巫术,它是同宗教密切相连的东西,里面含有某些医学成分。巫医们推测,疾病是由惊吓或灵魂附身、本人罪孽或妖术而引起的。他们推断出病因后,就用魔术驱妖,并用草药治疗疾病。据《印加医学》一书统计,为印加人熟知的草药名多达 600 种之多。印加人发现了金鸡纳霜、古柯碱、颠茄、洋地黄等药品,丰富了人类的医学宝库。

印加人的穿颅术充分显示了他们在当时世界外科手术上的领先地位。他们经常对头盖骨施行穿颅术,以取

出头部挫伤而造成的骨头碎片,或治疗患有精神病的病人。印加医生使用的手术工具是呈“ T ”形的铜刀和十分锋利的石头工具。外科手术也使用两种麻醉药对病人进行麻醉。一种是含有大量酒精的饮料;另一种是从一种名叫“ 古柯 ”的灌木叶子里提取作麻醉用的古柯硷,这是他们最常用的麻醉药。印加医生已懂得使用绷带和纱布。

太阳历和太阴历

印加人有太阳历和太阴历两种历法。根据太阳历,一年分为 365 天零 6 小时。根据太阴历,一年分为 354 天。印加历法规定一年有 12 个月,一年的开端和结束都以 12 月的冬至日为标准,这一天正好是雨季的到来之日。印加人民还把日月和星辰都视为神灵,他们历法中的每个月都有专门的名称,分别表示相应的宗教仪式和活动。

印加人发明了度量衡。测量长度的单位以人体的四肢为基础,最长的长度单位是手臂的长度,其次是相当于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这样宽的长度。测量土地用的单位是图普,每图普约 4000 平方米。不同的地区,图普的长度不一。粮食以斗计算,每斗合 27 公升,重量以 3611 克为单位。人们在印加古墓墓葬中还发现用骨头和木头以及用银制造的天平秤。

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太阳神

宗教在印加帝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印加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更崇拜太阳神。印加帝国的统治者把印加部落的主神——太阳神强加给安第斯山地区的各族人民,要他们信仰和崇拜,同时又允许保留和继承各部落与村社或家族的各种宗教信仰。

图腾崇拜的残余是最为古老的。印加人崇拜一些被认为是神圣的草、木和动物。动物主要有美洲豹,还有南

美兀鹫、大鹰和猿。某些村社地区以动物命名。植物的宗教化身,首先是玉米神和马铃薯神,因为这两种农作物在印加人的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

瓦卡崇拜也是最为普遍和较原始的宗教。瓦卡崇拜同祖先崇拜联系极为密切,它把氏族祖先神演化成公社土地神和一般地方的保护神。瓦卡就是崇拜圣地或圣物,或者说是崇拜能引起人们崇敬之心以及能使人联想起传说中的历史事件的地点,如山岳、岩石、河流、湖泊、泉水和山洞等等。有的地方被看作是一个部落或村社的起源地,因此,人们经过此地时,都要唱哀歌进行祈祷。有些瓦卡崇拜已成为一种习俗而保持至今。

印加人还热心于对自然力的崇拜。各种星辰和星座都被看作是神。印加人同样崇拜地球和海洋。据传说,两个蛇形的神话人物能够联系宇宙中几个不同的世界。一条叫做“亚库玛玛”的蛇,到达地面时就变成大河,经过天界时就变为闪电,它被认为是水神,威猛无比。另一条叫做“萨查玛玛”的蛇,有两个头,能直立缓行,像棵老树。它到达天界时就变成彩虹,成为肥沃富饶之神。这两个神都受到印加人的热烈崇拜。

大地母亲崇拜是地方性的,在每个地方,人们都把大地母亲当作自然界的女主人,无论土地的收成、骆马的繁殖和经济的繁荣,都取决于她。

印加人传说中的祖先曼科·卡帕克是太阳神在太阳岛中创造出来的,是“太阳之子”,神的使者。他享有印加的称号,拥有最高权力。这是太阳神崇拜向王权神圣化方向发展的开端。

太阳神庙,名叫“科里坎查”,或叫“金宫”,堪称印加人建筑智慧的象征。

印加宗教仪式的基本内容是供奉牺牲和会典,祭奠主要用海豚、骆马作祭品。在特殊的场合下,例如庆祝新的印加王登基时,在发生地震、旱灾、传染病时,在发生战争和印加王出征时,则用活人作祭品。活人祭品主要来自战俘,或是被征服部落作为贡物送来的小孩。仪式神秘庄重,气氛恐怖,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英雄颂歌——《奥利扬泰》

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印加人对人类文化宝库的可贵贡献。在印加民间口头文学中，流传着许许多多的叙事诗、抒情诗和颂歌，其中有印加人的创世神话，有对外扩张史，有王室宫廷的掌故轶事，也有男女青年的浪漫恋曲。《奥利扬泰》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奥利扬泰是克丘亚民族的英雄，他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大约在公元 15 世纪的时候，这些传奇被改编为戏剧，但究竟是谁所作，已无从查考。

戏剧歌颂了印加王帕查库蒂时期武士奥利扬泰的英雄事迹和他对纯真爱情的追求。

《奥利扬泰》十分注意戏剧矛盾冲突的发展和故事情节的完整。第一幕，作者就将奥利扬泰摆到冲突的漩涡之中，通过他与仆人的谈话和与最高牧师的谈话揭露矛盾的焦点：他与公主的爱情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奥利扬

泰在表露对库西·科尤尔的心迹时信誓旦旦：“我将永世爱这只温柔的小鸽子，我的心中只有她一个姑娘。就是在举着镰刀的死神面前，我也会冲上去；即便是一座大山，所有的敌人都来阻挡我，为了拥抱我的库西·科尤尔，我也会战斗到死。……海枯石烂不变心，我奥利扬泰决不背叛自己的爱情！”然而忠实的奴仆提醒他：“魔鬼迷住了你！一旦印加王发现了你的想法，就要砍去你的头，或将你活活烧死。……女孩子多的是，在你老死以前，满可以找到一个可爱的姑娘，何必要走这条路呢？”可是爱情的火焰是无法抑制的，奥利扬泰于是派仆人去给公主送信。不巧这一秘密被最高牧师发现了，于是奥利扬泰告诉他，科尤尔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她怀有了他的孩子。但牧师却仍坚持要他不要再提这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像法官似的判决说：“尊贵的奥利扬泰，你别老谈这事了！这件婚事不可能，这个戒指碎了，这根线断了，你来梳理这团乱麻吧！你想单独地和印加王谈话？没什么用的，不管你多么悲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也没什么好说的！记住，不管我在哪儿，我都要阻止你，打破你的迷梦！”这样，作者一开始就将观众引入问题的焦点和矛盾

的核心。

从矛盾的出现、发展到冲突的顶峰,再到矛盾的解决,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此外,全剧结构完整、感情充沛、语言生动、诗韵准确,充满了生活气息,具有浪漫主义的氛围。

印加人有没有文字

文字是最基本的信息传递手段,是文明的载体,也是思维和语言的符号。印加人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这是历史学家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印加陶器上那些类似豆子的符号是一种尚未破译的特殊的会意文字。

有的学者则认为,16 世纪来,在库斯科太阳神庙里的金柜装饰物上的那些“图画”就是传说中的象形文字。

1980 年 5 月,英国工程师威廉·伯恩斯·格林在经过 7 年考证后,发表了题为《介绍印加人的秘密文字符

号》的学术论文,认为印加文字由 16 个辅音和 15 个元音组成,这种秘密文字是美洲最早的象形和表意文字之一。

然而,大多数学者指出,上述几种论断都还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

我们认为,印加人虽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创造了结绳记事的方法,管理有序的驿道制度和有关宗教和技艺的教育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也有效地维系了印加帝国的正常运转。相对这些贡献而言,文字反而显得无关紧要了。

印加人的教育制度

印加人没有文字,但他们有独特的教育方式,把自己的文明、生活习俗、礼仪和工艺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印加人通过“知识之家”传授印加文化。“知识之家”是首都库斯科的学校机构,供库斯科和被征服地区的贵族子弟学习。“在知识之家”里,有专职教师传授各种

知识。

在妇女教育方面，印加统治者把已满 10 岁的女孩分为两部分，绝大部分留在村社里，以待出嫁，承担家务和农业劳动；少数美貌、灵巧的少女则被选美进入官府，接受培训，诸如编织、烹调、宗教等，时间长达 4 年。这些少女被称为“白面相中者”。印加统治者从她们当中选出一部分献给贵族作妾，给皇帝作妃子；也有一部分须发誓保持童贞，供奉太阳神至死，被称为“太阳贞女”。“太阳贞女”的女教师称为“玛玛库纳”（母亲），她们是未被选去作贵族之妾的成年妇女。培养太阳贞女的地方叫“阿克利亚瓦西”。太阳贞女毕业后，必须终生幽居，类似修道院的修女，只参加宗教仪式，供奉太阳神，为祭司贵族和宗教庆典编织服装、饰品，制作玉米酒和祭品，不得有任何男欢女爱，否则处以死刑。据传说，印加皇帝每年都要以酷刑处死一些不贞之女，以谢神灵。

超越时代文明之光

每一个奇异事件的出现，都会把人们在“感觉现实”的画布上苦心描绘的图画弄乱。“感觉现实”总是把人和“终极现实”(或绝对现实)隔开。但人们知道，“终极现实”正在某个地方等待人类去认识它。

它们可能是时代错误造成的化石，也可能是幸存下来的几千年前的奇怪的图画或雕刻。那刻在地面上的粗重线条，在空中比在地面上看得更为清楚。它们也可能是对天使、恶魔、妖怪和神像一类形象的半传奇半神话的记叙，只要把这些图文轻轻地扭一个角度，就能象外星人或那些器官退化了的不可思议的史前文明社会幸存者一样读懂它。

有些古代建筑和地下迷宫，既使用现代机械设备也很难建成。还有一些根据更古老的地图复制的古地图，地图上详细画出了已被厚厚的冰层覆盖几千年，根本无

法接近的海岸线和地理特征。

总之,灿烂的印加文明不仅有效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也留给了我们无法破解的谜,有的甚至超越了时代文明之光。

第三章 玛雅文明之谜

世界上最早发明“零”的民族是玛雅人。这个民族于公元前 100 年，在简朴的农渔社区创造出辉煌的文化，后来又在不知名的摧残下，沦于衰亡。他们究竟得到什么力量，能在石器时代创建出傲世的文化？又遭遇何种苦难，消失在中美洲的热带雨林区？

踏进玛雅人的废墟

美国考古学家史蒂文斯和卡瑟伍德听说位于洪都拉斯境内，紧邻危地马拉边境的科潘村有许多古迹，他们便把科潘作为调查的第一站，雇佣了印第安向导和民夫，向丛林中进发。

他们一路上披荆斩棘，饥餐渴饮，穿越一道道林莽，涉过一片片沼泽，终于来到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发现了著名的科潘古城，古城中保存的 15 座刻满象形文字图案和装饰花纹的石柱碑，以及一座金字塔形的巨大建筑遗址令他们惊叹不已！他们万万没想到，中美洲居然生活过堪与任何古老民族相媲美的印第安人！

他们对科潘进行详细地调查、记录和绘图后，随即进入危地马拉，后来又去了墨西哥的恰马斯和尤卡坦，他们将沿途看到的许多玛雅文明废墟，一一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和绘图。

1842 年,史蒂文斯在纽约出版了《中美洲、恰马斯和尤卡坦旅途见闻》一书,不久,卡瑟伍德的画集也问世了,引起了世人的强烈反响,史蒂文斯的书一版再版,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不衰。

每个人都在谈论中美洲,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这些废墟的主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与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是否同一血缘?为什么会有特别发达的文明?刻画在石碑上的神秘符号有何意义?.....

比黄金贵重的发现

1863 年,一位名叫布拉塞·德·布尔布尔(1814—1874)的法国学者在西班牙马德里皇家历史学会图书馆查阅政府档案时,发现一本纸质发黄的古代手稿,名叫《尤卡坦事物考证》,是西班牙派往中美洲尤卡坦地区的主教狄亚哥·迪兰达于 1566 年撰写的。这位主教在职,期间,一方面于 1562 年 7 日将所有能够搜集到的玛雅文

字记录,全部当作魔鬼的著作焚毁;另一方面,他又出于对古代文明的热爱,跟一位废黜的玛雅王公柯柯姆交上了朋友,并将听到的有关玛雅诸神及战事的奇特故事一一记录下来,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这本书里,还画下了玛雅人用以表示各处日期和月份的象形文字草图。

简单的几幅草图,却成为人们解开玛雅文明奥秘的钥匙。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获得了生命,玛雅文明开始焕发出生机,美国学者安娜·泰利·怀特在《湮没的世界》一书中评价说:“西班牙人从墨西哥榨取的全部黄金都远没有那么大的价值。”

与此同时,值得庆幸的是,西班牙人并没能够将玛雅文献全部焚毁,三本玛雅文献大概是被好奇的西班牙士兵带到了欧洲,从而被保存下来,它们是:现收藏于德国德累斯顿的最古老的一份被称为《德累斯顿手抄本》;收藏于法国巴黎的被称为《巴黎手抄本》;另有原属于一份的两个抄本分别藏于西班牙的两个地方,称为《马德里手抄本》和《格巴里耶手抄本》。研究者们立即将这些原稿与狄亚哥·迪兰达的象形文字做了比较,同时又与卡瑟伍德临摹的石柱碑上的象形文字进行了对照。

然而,由于在 1840~1880 年的 40 年间一直没有什么有关玛雅文明的重大发现,所以能够使狄亚哥·迪兰达提供的“钥匙”发挥作用的文字、石柱碑、浮雕像实在是太少了,而中美洲又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在那里从事丛林考古不仅需要热情,而且还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愿意步史蒂文斯后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就在研究者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莫德斯雷的英国人,在 1881—1894 年间,前后 7 次进入中美洲热带丛林,他不仅对当时已知的每一个废墟进行了摄影和绘图,而且还对许多碑名甚至整个石碑作了精心的拓片,还带回来若干尊玛雅雕像的原物以及不少精美的石膏模型。莫德斯雷的工作为玛雅文明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虽然迄今为止人们只破译出将近三分之一时象形文字符号,但是,它对认识密林中的玛雅文明已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神奇的玛雅文明

在玛雅文化遗址中,无论是巨大的金字塔建筑,还是用石制工具刻成的石雕上,几乎所有的浮雕、饰物、动物图案和人像,都有其特定而又丰富的文化蕴涵,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玛雅人习惯于每隔 20 年建立一座石柱碑,而在较大的城市,则是每 10 年甚至每 5 年建造一座,前后延续近 1500 年。根据这些纪念性的石柱碑,可以得知,大约在公元 68 年,玛雅人在今危地马拉北部边界建立了第一座丛林城市瓦萨克圈纳城,大约居住了 120 年左右,迁移到 5 千米外的提卡尔城。公元 424 年,他们放弃提卡尔城后,相继建立和放弃了一座又一座的古城,并在鼎盛期的末期,即 610 年左右放弃了整个帝国,迁徙到北部的尤卡坦,另立新都。关于他们迁徙的原因,众说纷纭,学术界倾向于,玛雅人长期的原始农业耕作,耗尽了体力,无法

继续生存下去,最终在饥饿的驱使下,被迫迁徙。

玛雅文化中,奇异的建筑物比比皆是。乌阿克萨通城 3 座神庙从北至南作“一”字排列,正对面是一座金字塔形小山,它们构成一个巨大的日晷。太阳从不同的位置升起,分别表示不同的季节。科潘金字塔梯级坡道上的象形文字图案重复 15 次,就是表示 15 个闰年,75 级台阶代表 75 个闰日……玛雅文化中这种把建筑艺术与历法融为一体的表现手法,是独一无二的。玛雅人创造的太阳历亦堪称一绝,这种历法将 1 年 365 天分为 18 个月,每月 20 天,年末加 5 天“禁忌日”,每 4 年 1 闰,加 1 天。这种历法的精确性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古老民族的历法。

不仅如此,玛雅人还发明了“0”的符号,这是数学史上的创举,比欧洲人早出 800 年。然而,尽管玛雅人在建筑艺术、天文观测以及数学运算等方面出类拔萃,但在其他方面却完全成为荒唐的神秘主义的奴隶,以至在 16 世纪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时,玛雅帝国不堪一击,玛雅文明在西班牙征服者的铁蹄下,经不住外来的摧残而迅速夭折。

一夜发生的玛雅文化

据统计,各国考察人员在南美洲的丛林和荒原上,共发现废弃的古代城市遗址达 170 多处。它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玛雅人约在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 8 世纪时,他们北达墨西哥南部的尤卡坦半岛,南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直抵秘鲁的安第斯山脉广阔的活动版图。它告诉人们:玛雅人于 3000 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过着安定的生活。

没有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保证,即使受到来自其他星球智能生命的启发,美洲人也无法创造出这种奇迹。考古学家证实,在创造这一系列奇迹时,玛雅人已进入富足的农耕社会,并独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

当我们面对着玛雅遗址异常灿烂的古代文明,谁都会情不自禁地问: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史学界的材料表明,在这些灿烂文明诞生以前,玛雅人仍巢居树穴,以渔

猎为生,其生活水准近乎原始。有人甚至对玛雅人是否为美洲土著表示怀疑。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南美丛林中这奇迹般的文明,存在着一种渐变,或称过渡阶段的迹象。没有一个由低而高的发展过程,难道玛雅人的这一切是从天而降的吗?

的确,这一切是从天而降的。地面考古没有发现文明前期过渡形态的痕迹,分析在此之前的神话传说,也无线索可寻。玛雅文明仿佛是一夜之间发生了,又在一夜之间轰轰烈烈地向南美大陆扩展。

奇怪吗?是有点儿奇怪。除了“神灵”之外,谁还有这等魔法?不幸的是,玛雅人的神话恰恰在说明他们的一切都是神灵赋予的。流传的特奥蒂瓦坎附近的神话告诉人们,在人类出现以前,众多的神灵曾在这里聚会过,共商人类大事!

不可思议的玛雅人历法

玛雅人创出了一套精巧的数学,来适应他们按年记事的需要,对于季节和年度中雨水最多的时间,准确的加以计算,安排最恰当的播种和收获时间,以期充分利用贫瘠的土地,产出最大限度的生活必需品。

玛雅人认为一个月(兀纳)等于 20 天(金),一年(佟)等于 18 个月(兀纳),再加上每年之中有 5 个未列在內的忌日:一年实际的天数为 365 天。这正好与现代人对地球自转时程的认识相吻合。玛雅人除对地球历法了解得十分精确之外,他们对金星的历年也十分了解。金星的历年就是金星绕太阳运行一周所需的时间,玛雅人计算出金星历年为 584 天,而今天我们测算金星的历年为 584 .92 天,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几千年前的玛雅人能有如此精确的历法,这意味着什么?

在社会和生产的实践中,绝大多数的民族根据手指

的数目,创造了十进位的计数法。而玛雅人非常古怪,他们是根据手和脚 20 个指头的启发,创造了二十进位的计数法,同时,他们兼而还使用十八进位计数法,这个计数法受何启发,根据何在?没有人能够回答。还有,玛雅人是世界上最早掌握“0”概念的民族。要知道数学上“0”的被认识和运用,标志着一个民族的认识水平。玛雅人在这方面的才能比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早 1000 到 3800 年。

玛雅人依照自己的历法建造的金字塔,实际上是一种祭祀神灵并兼顾观测天象的天文台。

位于彻琴的天文台是玛雅人建造的第一个天文台,它也是最古老的天文台。塔顶高耸于丛林的树冠之上。内有一个旋梯直通塔顶的观测台,塔顶有观测星体的窗口。其外的石墙装饰着雨神的图案,并刻有一个展翅飞向太空的人的浮雕。这一切,令人遐思万千。

如果你还知道玛雅人在当时的情况下竟然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存在,你不感到惊讶吗?他们的彻琴天文台的观天窗口不是对准最明亮的星体,而是对准银河系之外那片沉沉的夜幕。他们的历法可以维持到四亿年之后,其究竟有何用意?另外,他们是从何处获悉并计算出

太阳年与金星年其差数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之后第四个数字的呢？

很明显，这一切已经超过了农耕社会的玛雅人的实际需求而令人不可思议。

既然超出他们的需要，就说明这些知识不是玛雅人创造的，那么，又是谁把这些知识传授给玛雅人的呢？在那个全世界各民族仍处在蒙昧的年代，又有谁掌握如此先进的知识呢？

玛雅人发明了“宇航器”

玛雅人告诉我们，他们的一切文明都是一位天神给予的，他们描述这位天神身穿白袍，是来自东方一个未知国家的神，名叫奎茨尔科特尔。他教会玛雅人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还制定了十分严密的律法。据说，在他的指导下，玛雅人种植的玉米长得像人那么粗大，他教人种植的棉花，能长出不同的颜色。奎茨尔科特尔在教会玛雅

人这一切之后，便乘上一艘能把他带回太空的船，远走高飞了。而且，这位天神告诉怀念他的玛雅人，说他还会再回来的。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神话的话，那么玛雅文化现象也就有了确实的答案了。

帕伦克位于墨西哥高原一个荒凉的山谷里。十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人从未关心过那幢废弃并坍塌了的神殿。20 世纪 50 年代，考古学家前来清理这个玛雅废墟时，他们从浮尘和苔藓中，发掘了一块沉重的、刻满花纹图案的石板。

石板上刻绘的图画，既神奇又夸张，一个人像驾驶摩托车似的，双手握着某种舵向似的把子。围绕在四周是各种装饰性的花园图案。当时考古界的解释是，这是一件充分展示玛雅人想象力的画图。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苏两大国竞相发射各种航天火箭，载人的和不载人的宇宙器械，频繁地在太空穿梭。当宇航员行走于月球和太空的照片不断传回地面后，人们才大吃一惊。帕伦克那幅图画，哪里是描绘古代神话，分明是一幅宇航员操纵火箭翱翔太空的图案。

当然，一切已经变了形，走了样，我们无法弄清楚当年那些玛雅工匠们，是凭着怎样一幅照片，临摹出只有今天才可能出现的图像——一位宇航员控制着舵向，两眼盯注着仪表。这的确是玛雅人仿制的作品，因为那位宇航员的模样多少有些像玛雅人。或许，玛雅人认为他们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翱游太空。尽管玛雅工匠在雕刻时使排气管道弯曲变形为一种装饰性的花边框架，各种仪表，环状物和螺状物，都顺形就势艺术化地被处理成各种图案，但一切仍可清晰地看出，这个运载工具呈前尖后宽的形状，进气口呈沟状凹槽，操纵杆与脚踏板，以及天线、软管，仍被生动地描绘出来。据说当这件作品的照片，被送往美国航天中心时，那些参与航天器材研制的专家无不惊奇地叫了起来：

“了不起！这是古代的宇航器！”

对不起，要知道古代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宇航器的。那么，远在古代的玛雅人怎么了解航天的奥秘的？又如何描绘出宇航员蜷居窄小的驾驶舱，紧张地操纵飞船的情形？

可信的解释大概只有这一种——

在遥远的古代,南美这片热带丛林里可能有过一批来自外星球的智能生命,他们在玛雅人顶礼膜拜的欢迎中走出了自己的飞船。这些外星人教给了玛雅人历法和天文知识,并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运载工具,向他们传授了农耕的各种知识,然后飘然而去。临行前也许有过重访美洲的允诺。

玛雅人接到突然的指令

玛雅人既然在许久以前就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那么现代的人类文明为何又失去了玛雅人的行踪呢?玛雅人这种“从天而降”的文明现象,为何像一场刚刚演出序幕就已结束的历史剧?玛雅人为何突然背弃文明,又回归原始呢?这确实是个谜。

公元 830 年,科班城浩大的工程突然宣告停工。公元 835 年,帕伦克的金字塔神庙也停止了施工。公元 889 年,提卡尔正在建设的寺庙群工程中断了。公元 909

年，玛雅人最后一个城堡，也停下了已修建过半的石柱。这情形令我们联想到复活节岛采石场上突然停工的情景。

这时候，散居在四面八方的玛雅人，好像不约而同地接到某种指令，他们抛弃了世代为之奋斗追求，辛勤建筑起来的营垒和神庙，离开了肥沃的耕地，向荒芜的深山迁移。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玛雅人的那些具有高度文明的历史文化遗址，就是在公元 8 世纪至 9 世纪间，玛雅人自己抛弃的故居。如今的游客徜徉在这精美的石雕和雄伟的构架面前，无不赞叹、惋惜，而专家学者们却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每一种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

玛雅人抛弃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繁荣城市，却要转向荒凉的深山老林，这种背弃文明，回归蒙昧的做法，

是出于自愿,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史学界对此有着各种解释与猜测。譬如说:外族侵犯、气候骤变、地震破坏、瘟疫流行,都可能造成大规模的集体迁移。然而,这些假设和猜测都是不具备说服力的。首先,在当时的情况下,南美大陆还不存在一个可以与玛雅对抗的强大民族,因此,外族侵犯之说就站不住脚。气象专家已经努力寻找,仍然拿不出公元8世纪至9世纪间,南美大陆有过灾难性气候骤变的证据。同样,玛雅人那些雄伟的石构建筑,有些已倒塌,但仍有不少历经千年风雨仍然保存完整,因此地震灾难之说可以排除。

至于瘟疫流行问题,看来很可能。然而,在玛雅人盘踞的上万平方千米的版图内,要大规模地流行一场瘟疫,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再说玛雅人的整体迁移,先后共历时百年之久,一场突发性的瘟疫,绝无耗时如此长久的可能性。

有的人从部分祭司雕像被击毁,统治者宝座被推倒等陈迹,做出阶级斗争的推测。阶级斗争的确在玛雅社会中存在并出现过,但这种情况是局部的,只在个别地方和城市发生的,而玛雅人的集体北迁却是全局性的。

有人试图从生态角度解开玛雅人大迁移的谜。譬如认为玛雅人采取了某种不恰当的耕种办法,破坏了森林,土地丧失了地力等等,造成生存的困境被迫大迁移。可是不少学者在考察中发现,玛雅人在农业生产上拥有颇为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他们很早就采取轮耕制,出现了早期的集约化生产,这样既保证了土地肥力不致丧失,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试图从这个角度解开谜题的尝试也是行不通的。

背离常规的历史剧

还有一些专家的思路更新奇,他们认为要寻找玛雅人搬向深山的原因,可以先反过来看看他们怎样选择自己定居的故土。我们已知的这些玛雅人最古老的城市,都不是建设在河流旁。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明,首先发祥于尼罗河与恒河流域,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则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河流不仅给这些早期的都市带来灌溉和饮

水方面的便利，同时又是人员与商品交往最初的通道。从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来看，他们的文明都离不开河流。

玛雅人却偏偏把他们那些异常繁荣的城市，建筑于热带丛林之中，这是颇有意味的。

以提扎尔为例子。从这个玛雅人的城市到洪都拉斯海湾的直线距离为 109 英里，距坎佩坎海湾仅 161 英里，到太平洋的直线距离也才 236 英里。玛雅人对海洋是十分了解的，在他们的城堡废墟和文化遗址上，大量的珊瑚、贻贝和贝类动物制品，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最初的城市为什么不修建在河流边，或者海滩旁，而要选择与世隔绝的丛林莽嶂之中？其后的大迁移，不向河流沿岸和海边转移，偏偏要移至更为荒凉的深山之中？这的确令人费解。

提扎尔就是一个位于深山中的城市。为解决这个人口众多城市的饮水与灌溉农作物的需要，他们被迫在城周修建了 13 个水库。这些水库的总容量达 214,500 立方米，在古代修建这样的工程，其艰苦是可以想象的。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些聪明绝顶的玛雅人为何必须在这种条件艰苦的地方筑城，而不去寻找一处较为方便，更

符合生活逻辑的地方？

玛雅人为什么后来要匆匆停下进行过半的工程，仓促地收拾行装，扶老携幼，举族迁移。他们历经长途跋涉之苦，最终只得绝望地在北方建立一个新王国。他们再次按照历法预先规定的日期，重新开始修建他们的城市、神殿和金字塔，而绝不重返故土。

这真是一个大哑谜。全世界科学家都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神奇的玛雅文明是以一夜之间在南美大陆广修金字塔为开端的。这就好比一场戏，没有过门和序曲，一拉开帷幕，玛雅人就登场上演了一出壮观的历史剧。他们未给历史留下任何解释的机会，就匆匆落下了帷幕，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到此戛然而止。只有热带雨林的野藤和苔藓，悄悄掩盖起玛雅人的足迹，只有那残塌的废墟向游人眨着考问般的眼睛……

第四章 墨西哥文明之谜

墨西哥的奥梅克文化，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是至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美洲文化，有的人甚至将其称之为美洲的母文化。传说中的奥梅克人的故乡，是一个“蛇神的避难所”，他们的祖先正是在某一天搭乘着一艘“船身光亮得如同蛇皮一般”的船舶在墨西哥登陆的。

蛇神的避难所

奥梅克文明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但是在阿兹特克帝国崛起之前 1500 年，这个古文明就已经消失。不过，阿兹特克人倒是保存了很多有关奥梅克人的动人传说，甚至称呼他们为“橡皮人”——根据传说，他们居住在墨西哥湾沿岸的橡胶生产地区。今天，这个地区的位置，介于西边的维拉克鲁兹港和东边的卡门城之间。

科泽科克斯河注入墨西哥湾的地方，正是传说中奥梅克人的家乡。现在，石油已经取代橡胶，成为这个地区的主要产业。

“科泽科克斯”这个地名的意思是“蛇神的避难所”。相传远古时代，奎札科特尔和他的门徒就是在这里登陆墨西哥的——他们搭乘一艘“船身光亮得有如蛇皮一般”的船舶，从地球另一端渡海而来。也就是在这儿，奎札科特尔登上一艘“蛇筏子”扬帆而去，从此离开中美洲。

“蛇神的避难所”越来越像是奥梅克人家乡的名称——它涵盖的范围除了科泽科克斯城之外，还包括几个犹未被工业侵扰的城镇和村庄。

首先在科泽科克斯西边的崔斯萨波特城，接着在南边和东边的圣罗伦佐城和拉文达城，无数典型的奥梅克雕刻品相继出土。这些文物全都是用整块玄武岩或其他耐久石材雕凿而成。除了艺术品之外，这个文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让后人去探寻它的根源和性质。惟一能确定的是，“奥梅克人”（一般考古学家都乐于接受阿兹特定，人对这个民族的称呼）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带着充分发展、高度精致的文化，突然出现在中美洲。

2000 多年前制作的黑人头像

当初西班牙人建立的殖民城市，名叫圣狄亚哥·图斯特拉。整个城镇充满缤纷灿烂的色彩：花哨的店面，艳红的屋顶，鲜黄的草帽，青翠的椰子树和香蕉树，穿着五

颜六色衣裳的孩童。好几家店铺和咖啡馆通过扩音机，向全城播放聒噪的音乐。在市中心的左卡罗广场，空气十分潮湿闷热；成群的热带鸟儿睁着明亮的大眼珠，不住扑打着翅膀，引吭高歌。一座枝叶扶疏的小公园坐落在广场中央。公园中心，有如符咒一般，矗立着一颗巨大的灰色鹅卵石，约莫 10 英尺高，上面雕刻着一个戴着铁盔的非洲男子的头像。他的嘴唇肥厚，鼻孔壮阔，眼睛安详地闭着，下巴紧贴地面，整个头像散发出一种阴郁、沉重的气息。

这就是奥梅克人留给人们的第一个奥秘：2000 多年前制作的一座庞大的雕像，居然描绘的是一名面貌具有明显黑人特征的男子。而当时 2000 多年前的美洲并没有非洲黑人，直到白种人征服美洲后，黑人才被抓来当奴隶。然而，考古学家发现的人类化石却显示，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移居美洲的许多种族中，其一是非洲黑人。

左卡罗广场的巨大雕像被命名为“科巴达”，因为它是在科巴达庄园出土的。迄今，在墨西哥各地被挖掘出的这类奥梅克雕像，总共有 16 尊之多，而左卡罗广场雕像是其中最大的一尊。专家认为，它是在耶稣基督诞生

之前不久雕制完成的,重达 30 余吨。

比玛雅文化更早的奥梅克文化

从圣狄亚哥·图斯特拉镇出发,朝向西南方行驶 25 千米,穿过苍翠的原野,便是崔斯萨波特。这座古城兴起于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100 年之间,是奥梅克文化晚期的一个中心。

正统历史学家坚决主张,玛雅文化是中美洲最古老的文明。他们说,他们敢保证这种观点绝对正确,因为玛雅人用圆点和横线标示的历法(最近才被破解),使他们能够精确鉴定大量碑铭的制作年代。根据这样的鉴定,在玛雅文化遗址出土的碑铭,年代最早的应该是公元 228 年制作的。因此,当史特林在崔斯萨波特古城挖掘出一块上面刻有更早日期的石碑时,整个历史学界为之震动。石碑上面用玛雅式点线符码记载的日期,换算成西方历法就是公元前 32 年 9 月 3 日。

最令人震惊的是，崔斯萨波特古城根本就不是玛雅文化遗址。它完全属于奥梅克文化——这点毋庸置疑。史特林发现的石碑证明，创造历法的是奥梅克人，不是玛雅人，而奥梅克文化才是真正的美洲“母文化”。以玛雅为尊的正统学界，刻意打压史特林在崔斯萨波特古城的重大发现，但真相是永远不会被永远封杀的。奥梅克文化比玛雅文化古老得多。奥梅克人是一个智慧、文明、科学上相当先进的民族。他们发明用点线符号标出日期的历法，以一个神秘的日期——公元前 3114 年 8 月 13 日——为纪元的开始。

不久之后，这位美国考古学家又在崔斯萨波特古城挖掘出令人惊异的古物：装上轮子的小狗。这显然是当时儿童的玩具。这些小巧可爱的工艺品，一举推翻考古学界一个普遍的观念——一般考古学家认为，直到西班牙人入侵后，中美洲土著人才懂得使用轮子。史特林发现的“狗车子”至少证明，代表中美洲最古老文明的奥梅克人，理解车轮的“原理”。奥梅克人是非常智慧的民族。他们既然懂得车轮的原理，自然会应用到儿童玩具以外的其他器物上。

奥梅克人仿佛从石头里蹦出来

位于科泽科克斯市西南方的圣罗伦佐，正好坐落在奥梅克文化遗迹——“蛇神避难所”的中心。考古学家使用碳—14 鉴定法测出的年代最古老的奥梅克遗址，就是坐落在圣罗伦佐地区。据鉴定，这处遗迹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然而，在那个时期之前，奥梅克似乎已经发展成熟，而且没有迹象显示，奥梅克文化的发展是在圣罗伦佐地区进行。

奥梅克人曾经建立相当辉煌的文明，进行过大规模的工程计划。如果不是在圣罗伦佐地区，那么，奥梅克人的先进科技知识和高度组织能力，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源、演进和成熟的呢？

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考古学家一再努力挖掘，在墨西哥，甚至在整个美洲，他们却始终找不到任何征象和证据，显示奥梅克文化曾经有过“发展阶段”。这个最擅长

雕刻巨大黑人头像的民族，仿佛从石头里蹦出来，突然出现在墨西哥。

所有科研工作者都不会相信奥梅克文明无中生有的说法，但就是找不出恰当的证明材料。所谓“雁过留声”，但无数痴迷者，苦苦探索，有意挖掘，至今仍然是一无所获，当然难怪要疑窦顿生了。

精巧繁杂的水闸设计

在圣罗伦佐，奥梅克人建造起一座高达 100 多英尺的假山，作为一个更庞大的建筑物（长 4000 英尺、宽 2000 英尺）的一部分。伫立峰顶，瞭望周围无边无际的田野，可以看到许多比较矮小的土墩散布在原野上。附近有好几条深沟，是考古学家迈可·柯伊 1996 年勘探这处遗址时挖掘的。

柯伊的考古队发现的古物，包括 20 多座贮水池；这些人工水库，由密如蛛网、用玄武岩砌成的槽沟串连成一

个精密复杂的体系,其中一部分沿着山脊修建。柯伊发现,每逢下大雨,这些水闸依旧会喷涌出水来,一如 3000 多年前。排水设备的主要管线,从东边一直绵延到西边。三条支线流注入主线,设计十分先进。

仔细勘查后,考古学家都承认,他们不懂这个精巧繁复的水闸系统到底有什么用途。

如此精巧繁杂的水闸设计,当然不是单纯为了好玩而设计建造的。古代的人们显然没有这么好的心情,和今天的人类相比,生存似乎比一切都更重要。科学家们对此提出质疑是非常正常的。

巨大而又诡谲的金字塔

拉文达的主要金字塔矗立在遗址南端,底部略呈圆形。整座塔模样看起来像一个有凹槽的圆锥,塔身有十道垂直隆起的脊骨,中间有沟槽。这座金字塔高 100 英尺,直径几乎 200 英尺,总体积大约在 30 万立方英尺左

右——无论从哪一种标准来衡量,它都称得上建筑史上
一大巨型建筑。整个遗址中间有一条轴道,几乎达半千
米长,指向正北偏西 8 度的位置。轴道两旁井井有条地
配置着好几座小金字塔、广场、平台和土墩,总面积超过
3 平方英里。

拉文达遗址弥漫着一种诡谲、冷漠的气氛;没有人真
正知晓它当初的作用。考古学家管它叫“礼仪中心”——
也许这就是它当初的功能吧。然而,仔细观察,人们不免
怀疑它还具备其他功用。说穿了,人们对奥梅克人的社
会组织、礼仪和信仰体系几乎一无所知。人们不晓得他
们操哪一种语言,也不知道他们遗留给子孙的是怎样一
种传统。人们甚至不和道,他们到底属于哪一种族。墨
西哥湾地区的气候闷热而潮湿,使奥梅克人的骨骸难以
保存到今天。尽管人们赋予奥梅克人各种名称,对他们
有各种特定的看法,事实上,这个民族对人们来说仍旧是
一个大谜团。

甚至有这么一种可能:“他们”遗留下来的雕刻品
——人们假设那是他们的自画像——根本就不是“他们”
制作的,而是出自另一个更古老的、已经被遗忘的民族。

之手。

果真如此，那么，当我们使用“奥梅克人”这个称谓时，我们指的到底是谁呢？是指金字塔的兴建者？抑或是指那些体格健壮、相貌威严，具有黑人五官特征，为巨大人头像提供原型的神秘客？

神奇的“蛇中人”浮雕

在拉文达出土的一幅非常精致的浮雕，考古学家管它叫“蛇中人”。根据专家的解释，这幅浮雕描绘的是“一个奥梅克人，头上戴着冠饰，手里拿着檀香袋，整个身体被一条羽毛蛇缠绕住”。

这幅图像雕刻在一块 4 英尺宽、5 英尺高的花岗石上。图中那名男子坐着，伸出双脚，仿佛在踩前面那块踏板。他右手拎着一个形状像小水桶的器物，左手似乎在操纵某种交通工具的排档杆。他头上戴的“冠饰”形状怪异，结构复杂。依猜测，它不仅仅是一项仪式用的礼帽，

应该还有某种实用的功能——虽然我们也说不上它到底有什么实际用途。在这个冠饰上——或者更精确地说，在冠饰上方一根支架上——雕刻着两个 X 形十字架图形。

这幅浮雕的另一个主要角色——“羽毛蛇”，它描绘的是一条身上长翎毛或羽毛的大蛇。羽毛蛇是奎札科特尔的象征，历史十分悠久，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奥梅克人也膜拜（或至少接纳）这位神祇。一般学者对这种诠释并无异议。学术界的共同看法是：中美洲人民对奎札科特尔的膜拜，起源于史前时期；尔后，在各朝各代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它都有大量信徒。

这幅浮雕所描绘的羽毛蛇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现在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象征；它那僵硬、严谨的姿态使它看起来几乎像一架机器。

真实的黑人雕像

奥梅克人头雕像是诗人卡玛拉从拉文达废墟抢救出来的。它呈现出一个老人的脸庞，鼻子宽阔平扁，嘴唇肥厚，露出两排坚实、整齐的牙齿。老人脸上的神情显示一种古老的、深沉的智慧。两只眼眸凝视着永恒，无畏无惧，一如蹲伏在埃及沙漠的那只狮身人面巨兽。

这尊头像是用一整块玄武岩雕凿而成，周长 22 英尺，高几乎 8 英尺，重达 19.8 吨，整张脸孔鲜明地呈现出“具体真实的种族特征”。这尊人头像显露的五官特征，毫无疑问是属于黑人的。

奥梅克人头雕像呈现出一个“真实的”黑人，在五官的描绘上极为精确。这些体格健壮、相貌堂堂的非洲男子如何出现在 3000 年前的中美洲，学者至今仍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们也无从判断，这些人头像究竟是不是在 3000 年前雕刻的。在同一个坑洞中，考古学家也发现

木炭屑,通过碳—14 鉴定,他们只能测出木炭屑的年代。推算雕像的真正历史,过程复杂得多。

怀抱着这样的思绪,漫步在拉文达废墟奇妙的雕像是,它们仿佛在悄声倾诉远古的秘密——蜷缩在机器中的那个男子的秘密、黑人人头雕像的秘密……最重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所蕴含的秘密。奎札科特尔这位传说中的神祇,说不定是活生生的真实人物,因为,在拉文达废墟出土的雕像中,除了五官具有黑人特征的那些 - 外,还有一些雕像呈现出白种人特有的容貌:高鼻深目,身材颀长,满脸胡须,身穿长袍……

容貌奇特的异乡人

1940 年,美国考古学家马休·史特林在拉文达废墟进行挖掘,发现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块雕刻着“蓄胡男子”肖像的石碑。

这块庞大的石碑,高 14 英尺,宽 7 英尺,厚约 3 英

尺。石碑上的雕像显示两个人相遇的情景。这两名男子身材都很高大,穿着华丽的长袍和精美的鞋子,趾端微微翘起。其中一个人物面貌模糊,四肢断裂,原因可能是泥沙的侵蚀,也可能是遭人蓄意破坏(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在奥梅克雕像上)。另一个人物则完整无缺。后者显然是一个白种男人,鼻梁高挺,颌下蓄着一绺飘逸的长须。考古学家惊叹之余,都管他叫“山姆大叔”。

这块大石碑有两件事似乎可以确定:第一,石碑上雕刻的两名男子相会场面,基于某种原因,对奥梅克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因此,他们才花那么大工夫,建立一道固若金汤的石栅栏,将这块庄严华贵的石碑团团围绕住,保护得十分严密。第二,如同那些黑人头像,奥梅克工匠雕刻这块石碑上的白人肖像时,显然也是用活生生的人当模特儿。碑上人物脸部的五官特征是那么的逼真,不可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拉文达废墟出土的雕像中,还有两尊具有白种人的容貌特征。其中一尊以浅浮雕的方式镌刻在一块直径大约三英尺,略呈圆形的石板上。像中人物穿着类似绑腿的鞋袜,脸上的五官具有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特

征，下巴蓄着一绺尖翘的大胡子，头上戴着一顶形状古怪的宽松帽子。他左手挥舞着一幅旗帜或某种兵器，右手空着，横放在胸前。一条花哨的腰带，缠绕着他那纤细的腰。另一幅白人肖像雕刻在一根细长的石柱上，衣着相似，脸上也有胡子。

这些容貌奇特的异乡人究竟是谁？他们在中美洲干什么？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中美洲的？他们跟出现在这儿的其他异乡人——定居在闷热潮湿的橡胶丛林中，替奥梅克雕刻家担任模特儿的那些黑人——彼此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是谁最先到达美洲

正统学界一贯主张，公元 1492 年之前，美洲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中，跟西方世界没有接触。思想比较前卫的学者，拒绝接受这种教条式的观念。他们提出一个新的、看似合理的看法：奥梅克雕像描绘的那些深目高鼻、

满脸胡须的人物,可能是古代活跃于地中海的腓尼基人;早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000 年之间,他们就已经驾驶船舶,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横越大西洋,抵达美洲。提出这个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奥梅克雕像描绘的黑人,应该是腓尼基人的“奴隶”;腓尼基人在非洲西海岸捕捉这些黑人,千里迢迢带到美洲去。

也许,在哥伦布之前许多年,腓尼基人和其他西方民族真的曾经穿越大西洋。这方面的证据并不缺乏。但是有一个问题应该指出:纵横四海的腓尼基人,在古代许多地区留下他们独有的手工艺品,却没有在中美洲的奥梅克人聚居地,留下属于他们的任何东西。这儿发现的黑人头像,以及描绘留着胡子的白种男人的浮雕,在风格上、在雕工上,都完全看不出是腓尼基人的作品。事实上,就艺术风格来说,这些强劲有力的作品似乎并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类型。不论是在美洲或是在全世界,这些艺术品都没有先例。

拉文达废墟出土的艺术品,似乎没有根源……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世间一切艺术表现方式,都有根源隐藏在某个地方。

奥梅克文化究竟从何形成,又如何衰亡?这些历史学家都无从回答,而刻在石头上的日历以及历史,就更难解决了。总之,奥梅克文化隐含着诸多未知数,对它的了解和研究刚刚开始,科学家们不知又要进行多么漫长的努力,才能解开它的谜。

第五章 保加利亚文明之谜

色雷斯人部族实行一夫多妻制,首领或武士在预感死神将至时,命令族人杀死他们最宠爱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位妻子作为陪葬。从这种非常荒谬和野蛮的制度中,人们可以看出色雷斯人部族首领的权威性和父系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

瓦尔纳文明有它自身的独立源吗

位于黑海之滨的保加利亚城市瓦尔纳，风光绮丽，气候宜人。它有着连绵数里的沙地海滩，是东欧著名的避暑胜地。这座海港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它建于公元前 572 年。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个估计太保守了。瓦尔纳的历史确切些说，已有 6000 多年！这座古城重现于世的史前文化成就，把保加利亚的文明发展史大大提前了，并使之与苏美尔、埃及、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相媲美。

1972 年秋天，瓦尔纳城郊一个工厂的一位名叫雷科·马里诺夫的拖拉机驾驶员在为铺设地下电缆挖沟时，在地下 5 英尺处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亮闪闪的金属碎片。经测试鉴定，其中一把铜斧是保加利亚史前时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的遗物，而发亮的金属

碎片是黄金打制的手镯等装饰品的残物,燧石工具断片也是史前时代的。

通过对瓦尔纳地区和马里察河谷地区墓穴随葬品的发掘和鉴定,英国考古学教授科林·伦弗罗提出保加利亚的青铜时代要早于爱琴海地区的同一发展阶段。这里的古代居民很早就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明了熔冶技术,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古文明地区有它自身的独立起源,而不是受到近东和爱琴海古代文明区域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伦弗罗的观点抛出以后,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因为此说一旦成立,不仅保加利亚的历史,而且全世界的历史都将重新大大改写。

色雷斯人的一夫多妻制

与保加利亚史前文明的起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个地区的最早居民是当地的土著人还是外来

移民？这些人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

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分析，多数学者认为保加利亚人的祖先是公元前 6000 年左右从小亚细亚和希腊半岛迁移过去的，他们以小股移民的方式散居在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的最早居民以经营农业为生，但在石器时代手工业的生产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至公元前 3000 年左右时，由于青铜时代冶炼业的出现促使手工业和采矿业生产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面貌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公元前 1200 年后的数百年间，保加利亚古代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即色雷斯人统治的民族部落时期。

在现今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瓦拉察发掘的色雷斯人部落首领的墓穴，向人们展示了当年色雷斯人的一些生活场景。它包括三处墓葬点，其中主要一处陵墓由两间墓室组成，在前室入口处停放着一架装饰豪华的四轮马车。引人注目的是，三匹拉车的马连同银制的马具也成了殉葬品。在马的骨骼旁边还有一位女子的骨骼，肋骨间插有一只已生锈的利矛，这显然是当殉葬人反抗时有意加

害的。墓主室内摆放着部族首领和妻子的棺槨。部族首领年龄为 30 岁,身上配有全副盔甲、短剑以及装有 70 支箭镞的箭筒。其中头盔做工尤为精细,样式也与只露有两眼的希腊式铜板头盔不同,它依照人的五官位置雕刻成面形图案,甚至头发、眉毛也清清楚楚。首领妻子的陪葬物品,其工艺精湛更是令人叫绝。其中金制的月桂树叶花冠,恐怕只有中国古代的皇后之冠可与之相比。但这位年约 18 岁的“王后”竟也死于非命,一把利刃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骨!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考察,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色雷斯人部族实行一夫多妻制,首领或武士在预感到死神将至时,命令族人杀死他们最宠爱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位妻子作为陪葬者。从这种非常荒谬和野蛮的规定中,人们也不难看到色雷斯人部落首领的权威性和父亲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

奇怪的是,色雷斯人在保加利亚史前文化的舞台上做了一番颇为光彩、颇有建树的历史活动之后,却不知何故突然中断了他们的英雄业绩。希腊大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色雷斯人是继印度人之后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如果他们由一人统治,或如果他们内部一致的话,那他们

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他们却不能团结一致,从而失去了这种可能性,这也是色雷斯人衰落的原因。”

第六章 印度文明之谜

在雅利安人到达次大陆之前,这里一定曾有过居民、城堡和高,度发展的文化。可是,这种文化是什么样子?它是怎样被毁灭的?特别是它为什么被毁灭得如此彻底,以致在地面上找不到任何痕迹?这些全都成为世界史上的千古之谜。

历史迷雾中的哈拉帕文明

1922年，一位印度考古学家来到了印度河下游的一个名叫摩亨佐一达罗的土丘。这里有一座古代佛塔的废墟，他原想在这里发掘出有关佛教的遗物，但是，出乎意料，却在此发现了被尘土埋没、沉睡了几千年的古城遗址。之后，学者们在印度河上游的哈拉帕，又发现了一座与摩亨佐一达罗同时代的古城。两座古城的城址，设计复杂，文物多采，宛如一幅幅迷人的画卷，使人们看到了作为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古代印度高度发展的文化。这类古城的文化常常以哈拉帕遗址命名，故称为哈拉帕文化。

哈拉帕文化的中心是雄伟、庄严的哈拉帕和摩亨佐一达罗两座城市，它们是上古印度文明的见证。两城所保留下来的文化遗物，丰富多彩，在这里，既有刻着文字、

图画的精美印章,还有计量重量的石头砝码、计算长度的介壳尺和青铜杆尺,也有金银珠宝、象牙装饰以及各种青铜工具、武器等。这些令人惊叹的文物,显示出上古印度人民高度的创造才能。光辉灿烂的哈拉帕文化是举世罕见的,它表明印度河流域当时已具有高度的文明。

“众神之车”

有关印度河文明的成就,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很早的时候,欧洲有一个传说,说地球上存在着一条地下长廊—阿加爾塔,里面储有大量黄金。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起事失败后被捕入狱,但在狱中读了英国作家李顿写的《未来民族》一书,书中说犹太民族很聪明,是很有前途的民族,阿加爾塔的秘密很可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这种说法使希特勒大为震怒。他上台后,网罗地理、地质、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广泛搜集全世界有关阿加、尔

塔的一切信息，企图从犹太人手中夺去阿加爾塔的秘密，用雅利安人压倒犹太人。当时希特勒向世界各地派出考察队进行搜寻、探测，前往印度的考察队在考察中找到了一本用梵文写的书，书中有关于阿加爾塔的记载，并提到上古印度有一种叫“众神之车”的交通工具，可以在地道中悬空穿行。希特勒知道后异常高兴，如果有了“众神之车”，在地下长廊中探宝岂不更加方便了吗？于是，他组织了一批人，在已发现的地道里，参照上古印度梵文书中的描绘，仿制起“众神之车”来。后来，他们竟在“众神之车”基础上研制出“ ”和“ ”的火箭，直接使用于战争中，由此足可见印度文明之发达程度。

然而，就是这样灿烂的文化在兴旺发达了几个世纪后，到公元前 1750 年，却突然衰毁，有些地区，如摩亨佐一达罗则遭到巨大的破坏。从此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之光熄灭了。

谁毁灭了哈拉帕文化

古老文明究竟是怎样毁灭的？

印度史学家曾根据毁灭后的遗址和遗物，提出种种假说，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以下几种。

(1) 外族入侵说

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大约在公元前 1750 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城市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摩亨佐一达罗的毁灭。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和房屋里留下了不少像是被杀戮的男女老幼的遗骨。例如，在下城南部的一所房屋里，发现有 13 个成年男女和儿童的骨骼横躺顺卧，杂乱无序。在这些人中，有的还带着手镯、戒指和串环等，显然是突遭杀害的；还有一个头盖骨上留有 146 毫米深的刀痕，这大概是被入侵者用剑砍杀而死的。在街头井旁，也发现有尸骨，有些尸骨上留有刀痕，有的四肢呈痛苦的挣扎状。在下城北部的街巷中，发现

有另一骨骼群,其中还有两根象牙,这可能为象牙雕刻匠人一家的不幸遭遇。

持此说者认为,摩亨佐一达罗在经过这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后,居民东奔西跑,从此古城就开始荒凉了。与此同时,哈拉帕文化的其他地区城镇也遭到了或轻或重的破坏。在哈拉帕古城上层有明显的衰落迹象,特别是在这里发现有新的外来陶器类型与哈拉帕文化并存。这一切说明当时有新的入侵者占据了哈拉帕文化区域。那么,这些新的入侵者是谁呢?

(2)地质和生态变化说

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印度河床的改造、地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水灾都会给古城文化带来巨大的破坏。此外,河水的泛滥,沙漠的侵害,河水的后退也都会引起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古城文化毁灭的原因,可能因地而异。例如海水的后退,对沿海的港口城市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有的学者认为《百道梵书》所记载的当洪水毁灭世界之时,只有人类的始祖摩奴一人在神鱼的启示和帮助下造船得救的洪水传说,可能就是印度文明毁灭的一个回忆。

除了上述两种学说外,英国学者捷文鲍尔特和意大利学者钦吉曾提出过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奇地看法。他们推测道:在公元前 1750 年,一艘外星人乘坐的核动力飞船在印度上空游弋时,可能意外地发生了某种故障而引起核爆炸,以致给地球上的居民造成重大的灾难。两人推测的主要根据是印度的古代文献。

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曾对摩亨佐—达罗城的毁灭作过这样的描述:“空中响起几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接着是一道耀眼的闪电。南边天空一道火柱冲天而起,比太阳更耀眼的火把天割成两半,空气在剧烈燃烧,高温使池塘里的水沸腾起来,煮熟的鱼虾从河底翻了起来。地面上的一切东西,房子、街道、水渠和所有的生命,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火烧毁了,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从描述看,显然这突如其来的天火是一场神奇的大爆炸。史诗《玛哈帕哈拉特》中也曾记载了远古发生的一次奇特大爆炸:天空中充斥着“耀眼的光辉和无烟的烈火”,“水沸腾了,鱼儿被烧焦了”,人类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另外,考古材料也似乎证明了他们推断的正确性。古城遗址中有一块十分明显的爆炸点,约 1 平方千米半

径内的所有建筑物都化为乌有,而爆炸中心较远处,人们却挖到许多人体骨架,也就是说破坏程度由近及远,逐渐减弱。此外,在爆炸区域内还发掘出一些粘土烧成的碎块,据推算燃烧的温度高达 1.4 万—1.5 万度。令人吃惊的是,古城废墟极像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和长崎,而且地面上还残留着遭受冲击波和核辐射的痕迹。

印度史上的“黑洞”

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神秘地消失后,直到 200 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16 世纪初,印度次大陆才又跨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人们通常称之为“吠陀时代”。这样,在印度河流域文明和吠陀时代之间出现了一个“黑洞”,既无文字记载,又缺乏考古材料,真可谓一片混沌。于是,一些历史学家干脆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印度史上的“黑暗时代”。

为了使这个“黑暗时代”重视光明,考古学家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原野。在他们的努力下,

印度河流域文明晚期的遗址一个接一个地被发掘出来，“黑暗时代”的轮廓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来。

考古学家们根据大量的考古材料指出，在印度河文明衰落以后，一系列地区性的文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出现了。这些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其中有印度河流域文化以前的传统；有印度河流域文化成熟时期的传统；有印度河流域文化退化时期的传统；亦有外来因素的影响。4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发现一座墓地，被称为 H 墓。当时就有人认为它属于“后哈拉帕文化”，但未引起重视。

最近，考古学家又在新德里附近发现了“后哈拉帕文化”的遗址，其中有许多晚期哈拉帕的陶器。诸如此类的遗址还有很多，且都主要分布在印度河的东部和南部，说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毁灭后，这里的人民带着他们的技术和知识逃往上述地区。但是，无论如何，它们也只能是哈拉帕文化的余晖，已难与昔日繁荣昌盛的哈拉帕文化相媲美，从文化发展上讲，则是历史的中断、倒退！

印度河流域文明究竟是怎样毁灭的，至今仍然是许多历史、考古和自然学家们所探索的谜中谜。值得一提

的是，一旦哈拉帕文化的印章文字被语言学家们完全解读，将会大大有助于解开这个谜团，同时，“黑暗时代”将会重现光明。

第七章 史前文明留下的困惑

三千多年前的水晶人头，四千多年前的彩电，五千多年前的石阵，世界上最孤独的复活节岛的巨石像，以及“诺亚方舟”的发现，带给现代人无尽的困惑！

水晶人头之谜

公元 1927 年，英国考古工作者米希尔·海德吉兹和他的女儿安娜，在英国杭特利城附近的卢巴·娄吐姆古城废墟进行考察，偶然发现一颗水晶人头，重约 5 公斤，用大块水晶依照人头骨制成，鼻骨由三块水晶拼成，眼洞为一块圆水晶，牙齿整齐地镶在牙床上。

1954 年出版的《危险——我的道路》一书认为，这颗水晶人头是 3600 多年前的古人制成的：“据考古学家鉴定，这颗水晶人头的制作至少费工 150 年，雕刻后用沙粒磨光，出土前，至少在地下埋藏了约 3600 年。”

另一些考古学家不同意上述论断，他们认为，生活在 3600 多年前的古人，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尚很低下的条件限制，不可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水晶人头。那么，它究竟是何时由何人制造的呢？

法国人类博物馆里也珍藏着一颗水晶人头，据法国

一些考古学家考证：“这颗水晶人头经过科学鉴定，被认为是 14 或 15 世纪墨西哥印第安人——阿斯特克人制作的。从历史和宗教角度分析，估计它是阿斯特克人的一个祭司牧杖的装饰，从而证明中古时代阿斯特克人已懂得了水晶的美，并掌握了水晶的制作技术。同时表明，他们很早就知道怎样冶炼铜，因为在这颗水晶人头附近，还发现了很多精制的小型铜工具，看来，水晶人头是阿斯特克人用铜制工具雕刻的。”

有些学者支持和赞成上述论断，他们认为，公元 14 至 15 世纪时，阿斯特克人已创造了相当高度的文化，能够制造质地优良、造型美观、以褐底黑纹为特征的陶器，纹样从多种复杂的几何图案发展到花鸟鱼虫等写实的题材，还能采用天然铜锻造铜器，在铸造和模压黄金技术方面也有很高的技巧，特别是用羽毛镶嵌制成的饰物，具有颇高的工艺水平。

“月亮石”与“水晶人头”

公元 1978 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又发现一块直径，11 英尺、重约 10 吨的大型石刻，名之为“月亮石”，后经科学鉴定，证明这是阿斯特克人于公元 1470 年雕刻成的。因此，从前面所列举的一些史实，可以证明当时阿斯特克人的科学技术水平已达到很高程度，有能力制作水晶人头。阿斯特克人相信灵魂永生并崇拜多神（太阳神、月亮神、云神、雨神、花神、玉米神等），祭神时，往往用生人献祭。这颗水晶人头，可能是阿斯特克人用来举行祭神活动的物品之一。

但一些学者却对上述论断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公元 14 至 15 世纪时，阿斯特克人的生产工具和武器一般用木、石制成，当时还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正由原始社会向早期奴隶制过渡，还缺乏高超的雕刻技艺，很难雕刻出栩栩如生的水晶人头。

对水晶人头的争论。目前尚难定论,学者们各持己见,也都有一定的道理。它的真相如何,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究才能做出准确的结论。

英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颗水晶人头。在没有灯光的黑衣,透明的水晶人头,发出耀眼的白光,显现了一副面目狰狞、呲牙咧嘴的“恶魔”形象,令人望而生畏。这颗水晶人头是公元 1898 年从美国纽约“提法尼”珠宝店购买来的。据商店主人说,它是 18 世纪末叶一个士兵卖给商店的。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殖民时代拉丁美洲阿祖提人制作的。但这只是一种传说而已,并非考古学界的一致结论。

以上三颗水晶人头,迄今尚未查明其来历。究竟是何时何人为何目的制造这三颗水晶人头?至今仍是一个有待考古学家们去深入揭晓的谜。

4200 年前的彩电之谜

科学家们发现古埃及 3000 多年前金字塔的壁画上面,竟然绘画了外星球人的太空船模样。这个金字塔位于尼罗河的河堤,发掘人是科学家伊沙杜拉博士。他指出,太空船的形状犹如一个倒转了的碟,这证明了 3000 多年前外星人已经跟古埃及人有了接触。

不过,据埃及学研究专家安迪指出,伊沙杜拉的发现虽然有趣,但缺乏新意,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外星人与古埃及人接触的消息。金字塔的建成,便是外星人帮助的结果。

在古埃及的金字塔建筑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是距今约 4600 年前,在开罗近郊吉萨建造的古王国时期第四王朝法老胡夫,古希腊人称之为奇阿普斯的金字塔。它内部结构极为复杂和神奇,并饰以雕刻、绘画等艺术品。由于墓室和甬道里十分黑暗,这些精致的艺术作品需要

光亮才可能进行雕刻、绘画,应是在利用火炬照明或者是在油灯下才能完成。当时如果真的是使用火炬或油灯,就必然留下一些“用火”的痕迹。可是,现代科学家对墓室和甬道里积存了 4600 多年之久的灰尘进行了全面仔细的科学化验和分析,结果证明:没有任何黑烟和烟油的微粒,没有发现一丝一毫使用过火炬或油灯的痕迹。这是不容置疑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现代科学家用来自来化验墓室和甬道里灰尘的现代化仪器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由此可见,古埃及艺术家在胡夫金字塔地下墓室和甬道里雕刻、绘制壁画时,根本不是使用火炬或油灯来照明,而很可能是利用某种特殊的蓄电池或者其他能够发光亮的电气装置。令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惊奇的是:距今 4600 多年前的古埃及人真的知道现代电灯之谜的秘密吗?这是现代人不可思议的奇谜。

一位著名的考古家威夏芳·勒加博士在日内瓦向新闻界宣布:他在埃及尼罗河畔一座从未有人发掘的古墓中竟然发现一台完好无损的类似彩色电视机的仪器。这台仪器与时下流行的彩电有较大区别,它只有一条线路,只能接收一个电视台的节目。它有 4 个三角形的荧光

屏,屏的四周都镀了黄金,它的机件是目前最先进的金属钛制造的,质地极为坚固。虽然经历 4200 年,它以太阳能电池作为动力仍能正常操作。

由于古埃及人既没有制作电视机的材料,也不可能具备高精度的工艺水平,因此,专家们认为它极可能是外星人送来的礼物。电子工程师里察·蒙纳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细致地检查了这台电视机,并查清了它的线路和工作原理。他准备用当前最先进的技术复制出一台同样的彩电来,以试验它是否能接收到另一个星球的电视信号。

古波斯墓穴里的陪葬品

1936 年 6 月盛夏,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城外,人们在修建铁路铺设路基时,突然发现地面上露出一块巨大的名板,板上刻有许多波斯文字。

两个多月过去了,巨大的石棺终于打开了,考古学家

们在石棺中发现了大约公元前 248 年至公元前 226 年古波斯时代的文物。但是,其中最使考古学家惊讶的,不是由 613 颗珍珠组成的捻珠和大量金银器,而是一些铜棒、铁棒和陶器。

“这些小型铜管、铁棒和陶器为何和金银器皿等贵重物品一起随葬?它们有什么作用?”当时担任伊拉克博物馆馆长的德国考古学家瓦利哈拉姆·卡维尼格围着出土文物转来转去,百思不解。于是,他立即组织力量,对这些铜管、铁棒和陶器进行研究和鉴定。不久,他描述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异常奇特的文物,它是一个陶瓶,高 15 厘米,型似花瓶,呈乳白偏黄色;上端为口状,瓶里装满了沥青。沥青中埋有一根铜管,直径 2.6 厘米,高 9 厘米。铜管内有一层,包着一根铁棒;铁棒上端高出铜管 1 厘米,高出的部分虽布满铁锈,但个别地方却有一层灰色偏黄的物质,看上去好像是一层铅;铁棒下端则塞有 3 厘米高的沥青,使角棒同铜管相隔离。”人们倾听着他的叙述,十分惊讶,但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

卡维尼格让世界震惊

不久,经过进一步鉴定,卡维尼格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这些出土的铜管、铁棒和陶器是古代化学电池。只要向陶瓶内倒入一些酸性水或碱性水,便可以发出电来。”这就是说,在公元前 248 年至公元前 226 年之间,居住在这里的波斯人就已开始使用电池了。

卡维尼格的消息震动了考古界。世界各地考古学家纷纷赶来,要仔细地研究这个古代化学电池。但是,卡维尼格和古代化学电池却突然不见了。考古学家们四处寻找,但却毫无结果。

原来,卡维尼格带着这些古代电池悄悄地返回德国了,以便证实他的另一个惊人的发现。几个月后,卡维尼格出现在柏林,公布了一个更令人惊讶的消息。他说:“根据出土文物中有可装配 10 个电池的材料来分析,这些电池当时是被串联使用的,串联这些电池的目的则是

通过电解法将金涂在雕像或装饰品上。”

卡维尼格这两个发现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大哗。但是,他的论断却长时间未获考古界的承认。为什么呢?正如此后访问巴格达的英国科学博物馆秘书长——化学和自然科学家瓦里特尔·温冬所说:“尽管他的论断颇有道理,但自然科学家很难相信,化学电池在伏特和伽伐尼发明之前 1500 年就诞生了。这个考古发现如果能在科学上确立,那么,便将成为科学史上一个最大的事件!”

面对非议,卡维尼格并不灰心,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感慨地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科学家能够反驳我的论断,但科学界却无视这种事实,以往观点的坚持和对古代历史的蔑视,是科学界未接受 2000 年以前两河流域(指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同底格里斯河之间地区)居民已使用了电池这一事实。”

谁教会古波斯人造电池

困难之际，一位德国学者艾林·艾杰巴利希特帮助。了卡维尼格。他制作了一些铜管、铁棒和陶瓶，仿制“巴格达电池”，取来葡萄汁，倒入电池中，立即，奇迹出现了：连接着电池的电压表显示出半伏特电压。电池发电性能确定后，艾杰巴利希特又作电解镀金试验。他将一个雕像吊起，抹上一层金粉水，随后接通电池，电流通过两个多小时，一个涂金的雕像出现在他眼前。他又做了几次类似试验，终于证实了卡维尼格的论断：古代人们使用的镀金像正是通过这种电解法镀上金的。

除艾杰巴利希特外，美国科学家们也模仿巴格达电池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他们用复制品也成功地获得了半伏特电压，而且电池持续工作了18天。试验中使用了葡萄酒、铜硫磺、盐硫酸等古代居民拥有的溶液作电池溶液。此后，这些科学家们宣布，巴格达附近发现的铜管、

铁棒和陶器只能被认为是用于制作化学电池。

这不仅表明古代波斯人已知道怎样使用电,而且提出了个重要问题:使用电可能是古代冶炼技术的一个重要手段,用以炼铁和其他金属,制作兵器。还有一个重要疑问:古代波斯人是跟谁学会制造电池的?

迄今为止,巴格达电池虽然仍未被世界考古界承认,但这个科学之谜,仍不断吸引着世界考古学家、电气学家和化学家们进行探讨。随着人类在科学上的不断发展,这个重要科学之谜一定会被揭开。

巨石建筑之谜

在伦敦以西约 140 千米的索尔兹伯里,屹立着一组高大的巨石,形成一个直径 30 米的圆圈,人们叫做“巨石阵”或者“石围圈”,当地人则叫它“高悬在天上的石头”。

巨石高约 5 到 10 米,平均重量是 25 至 30 吨,石上又架着巨石横梁,形成一个十分壮观的圆形大栅栏,还竖

着 5 座形如门框的三石塔，其中最高的一块重达 50 吨。石阵规模宏伟，结构神奇，工程浩大，蕴意深邃。近十年来，每当夏至前后，无数的文人、学者、巫师、游客乃至嬉皮士、流浪汉蜂拥而来，有的游览，有的深思，有的装神弄鬼，有的昼夜狂欢……有时多达 3 万余人，热闹非凡。

它到底是什么？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

它是怎样建造的？谁也不能解答。

据放射性同位素测定：这一伟大的建筑大约开始于公元前 3100 年前，那平均重达二十五六吨的青色巨石、砂岩石，是分别从 30 千米和 200 千米外的采石场运来的。

在 5000 年前的原始社会，工具简陋，人口稀少，要完成这样繁重的采石、搬运、竖立、上梁等项任务，人力上、工具上、技术上会遇到多大的困难！

其实，早在 200 多年前，就有人注意到它的天文意义。巨石阵的主轴线指向夏至日出的方位，而其中两块（94 号、93 号）的连线又指向冬至日落的方位。20 世纪初，英国天文学家洛基尔研究后宣布：站在巨石阵中心望去，93 号石正指向 5 月 6 日和 8 月 8 日日落的位置，而

91 号石则指向 2 月 5 日和 11 月 8 日日出的位置,他推论:巨石阵标明了一种一年分八个节气的历法。

60 年代,牛津大学霍金斯教授用电脑推测了全部石头所连的 20700 根直线的意义,最后认定,这群巨石竟然是一台推演天文历法的“计算机”。它以日月的光照作为流动的原件,与石柱的投影搭配,恰好组成一组极其简便而且极其可靠的历法推演程序,柱与柱之间的连线与穿过石门的月光,构成了历法上某一时刻的标记,而透过石窗与石门的日月之光又能准确无误地表示日食、月食。

使人类迷惑不解的是:5000 年前英伦三岛的原始人类,怎么知道用这样粗陋的石块,来完成现代天文台用精密的计算机才能完成的任务?

浪漫的珊瑚石城堡

在所有遗址中,最现代的而又最富有浪漫情调的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珊瑚石城堡。

李特斯克奈是拉脱维亚人，他在失恋之后，远走美国，决心利用他住所附近的珊瑚石凿建一座城堡，献给他永恒爱恋着的无情的情人。

一道八英尺高的围墙围住他的工地，因此，没有人看见过他的劳作。20年之后，当城堡建成的时候，他也在迈阿密医院溘然长逝，当时是1951年。

这简直是一座梦幻般的迷宫，浓荫掩映，怪石嶙峋，一会儿空旷幽雅，一会儿峭崖笔立，厅堂、居室、雕栏、喷泉、石桌、石椅、幽径；回廊，应有尽有，把人们引向一个神话般的世界。

一座镂刻着火星、土星的模拟环宇的巨形石碑腾空而起，一张心脏形的石桌中间镶着四季长鲜的名贵花卉，一只石头雕刻的日晷仪，可以在一年之中的任何时刻向你显示具体的时间。

一座天文望远镜由两块巨大的珊瑚石构成，第一块凿有一个一英寸的小孔，高度和人的视线平齐，第二块足有25英尺高，顶头有一大孔，假如在晴朗的夜里视线通过，小孔、大孔，可以准确地望到遥远的北极星。

最令人惊叹、迷惑、百思不解的，是那扇重达九吨的

石门,只要一个小孩轻轻一推,两扇威严、沉重的石门就会缓缓开启。

李特斯克奈不是石匠,不是搬运工,不是建筑师,不是天文学家,然而,他却完成了石匠、搬运工、建筑师、天文学家,乃至物理学家加在一起都不能完成的工作。

他身材矮小,体重不足 110 磅,而且孑然一身,他没有雇用过一个工人,没有使用过任何现代化的起重设备,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专业工具,然而他是怎样竖立这些石柱,雕凿这些杰作,吊起这扇石门的?

这又是一个难解之谜。

李特斯克奈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我们相信,李特斯克奈确能用自己的智慧和伟力,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那么,相形之下,古代的那些遗址,集千百万人的力量和智慧,就无所不能,无奇可言了;如果我们不相信李氏能单枪匹马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那么,是谁帮助了他呢?

复活节岛的石像之谜

智利的复活节岛,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之一,它坐落在茫茫无际的南太平洋水域,离南美海岸大约有 3700 千米,离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屿也有 1000 千米之遥。当人们发现这个海岛时,在它上面已经存在着两种居民,一种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具有血肉之躯的波利尼西亚人;另一种却是代表着高度文明的巨石雕像。但是岛上的居民既没有雕刻这些巨大石像的艺术造诣,又没有海上及航行数千千米的航海知识。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人雕刻了这些石像?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何在?这一切使这个海岛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如果没有这些石像,复活节岛就如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一样平淡无奇了。

引起人们极大探险兴趣的不仅是这个荒岛上有土人居住,更重要的是岛上的上百尊巨石像。复活节虽然孤处一方,但世界上很多人都听说过那些遍布全岛的石像。

这些被当地居民称为“莫阿伊”的石像，有着非常明显的特征：形态各异的长脸，略微向上翘起的鼻子，向前突出的薄嘴唇，略向后倾的宽额，垂落腮部的大耳朵，刻有飞鸟、禽的躯干以及垂立在两边的手，这些奇特的造型赋予了石雕以独特的风采，使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另外，有些石像头上还戴有圆柱形的红帽子，当地人称为“普卡奥”，远远看去，红帽子颇似一顶红色的王冠，更给石像增添了尊贵、高傲的色彩。

至于石像头上的红帽子，并非所有的雕像都有，享有这种特权的石像仅 30 多尊而已，只分配给岛东南岸 15 顶，北岸 10 顶，西岸 6 顶，这些佩戴红色石帽的石像宛如众多石像中的贵族。

使世人赞叹不已的石像已经成为这个天涯孤岛的象征。但在惊叹之余，人们不禁要问，石像代表什么呢？复活节岛的土著为什么要用简陋的工具去雕刻它们？

是谁塑造了这些石像

这些石雕人像一个个脸形窄长、神容呆滞，造型一致，表明它们是制作者依照统一的蓝本加工而成的。而石像造型所表现出来的奇特风格，为别处所未见，从而说明它未受外来文化影响。可是，有些学者指出它们的造型与远在墨西哥蒂纳科瓦的玛雅——印第安文化遗址上的石雕人像，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莫非是古代墨西哥文化影响过它？但是，墨西哥远离复活节岛数千千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奇迹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批石雕人像小的重约 2.5 吨，重的超过 50 吨，有的石像上还戴着石帽，石帽动辄也是件吨位沉重的大家伙。它们究竟是如何被制作者从采石场上凿取出来，如何加工制作，又采用什么办法，将它们运往远处安放的地方，使之牢牢地耸立起来。前几个世纪岛上居民还未掌握铁器，这一切，多么

令人不可思议。

于是,这里又出现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谁是岛上巨石人像的制作者?土人吗?显然这不太可能。

人们逐一统计了岛上的巨石人像,共有 600 多尊。他们还调查了这些巨石人像的分布。在拉诺拉库山脉,还发现几处采石场。采石场上坚硬的岩石,像切蛋糕似的被人随意切割,几十万立方米的岩石被采凿出来,到处是乱石碎砾。加工好的巨石人像被运往远方安放,采石场上仍躺着数以百计未被加工的石料,以及加工了一半的石像。有一尊石像最奇妙,它的脸部已雕凿完成,后脑部却仍和山体相连。其实再有几刀,这件成品就可与山体分离,然而,它的制作者却不这样做,好像他忽然发现了什么,匆匆离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放眼望去，整个气势磅礴的采石场，的确让人感到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大批石匠不约而同地纷纷离去。采石场上零乱的碎石，好像是逃离时混乱的脚印。

工地上进度不一的件件作品，像凝固了的时针，指在突然同时停工的时间上。小岛到底发生了什么？

火山爆发吗？不是说这个小岛是由火山构成的吗？不错，但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复活节岛固然是座火山岛，但是座死火山，在人类来到岛上居住以前，情况一向是稳定的。或许是狂风海啸等灾害造成工地停工。但是，岛上居民理应对海岛常见的这种自然灾害司空见惯，大可不必惊惶失措。再说灾害过后随时可以复工，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雕刻这些巨石人像，已经是

个谜了。而采石场为什么突然停工,又是谜中之谜。

许多学者研究了分布于小岛各处的那 600 多尊石像,以及几处采石场地规模等情况后,认为这些工作量需要 5000 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才能完成。他们做过一项试验,雕刻一尊不大不小的石人像,需要十几个工人忙一年。利用滚木滑动装置似乎是岛民解决运输问题的唯一途径,同时,这种原始的搬动办法,的确可以将这些庞然大物搬运到小岛任何角落。但是,这无疑又要占用很多的劳力。这暂且不说,令人困惑之处还在于,在雅各布·罗格文初到复活节岛时,他说岛上几乎没有树木。这就不存在利用滚木装置运送巨石人像的问题了。

那么,这些石像是怎么被搬运的呢?

还有,岛上这些石人像还有不少头戴石帽的。一顶石帽,小的也有 2 吨,大的重约十几吨。这又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要把这些石帽戴到巨石人像的头上,又需要有最起码的起重设备。岛上树木木生,连滚木滑动这种最原始的搬运设备都不可能存在,吊运装置就更成了虚有之物了。

再说那 5000 个强壮的劳动力吃什么?靠什么生活?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小岛上仅生活着几百名土著人,他们过着风餐露宿、近乎原始的生活,根本没有能力提供养活5000个强壮劳力的粮食。小岛上的植被、耕地提供的食物,以及沙滩上偶尔漂浮而来的鱼虾,更难以满足如此众多人口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诺亚方舟”之谜

《圣经》中的故事

《圣经·创世纪》中有一段传说: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反天规,被逐出伊甸乐园之后,他们来到地面,一代又一代,人布满大地,但罪恶也充斥人间。上帝愤怒了:“我要将所造之人和兽、飞鸟和昆虫都从地上除灭。”那时,惟有一个叫诺亚的人,心地善良正直、特别得

到上帝的喜爱,所以上帝告诉他:“在这块土地上,恶行太多了,我决心毁掉所有的人。只有你心地和善,我决定救助你和你的妻子。我要使洪水泛滥地上,毁灭天下。你要用木头造一只大船,完成之后,要把你的家族,还要把所有的动物分成雌雄 7 对,都放到方舟上去,一切准备妥善,我就让雨不停地下四十个昼夜,毁掉地上所有的生物。”

诺亚照上帝的吩咐用木头造成方舟。方舟长 360 米,宽 23 米,高 13.6 米,分为三层,有 1.5 吨级那么巨大。方舟完全落成,诺亚一家、所有的动物分雌雄 7 组都转移到方舟上。不久,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灾难开始了。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一连降了四十昼夜的雨,上帝开始了他可怕的惩罚。罪恶消灭了,生命也毁灭了。大地茫茫一片,惟方舟在洪涛中不停地漂泊。

据《圣经》记载,150 天后,水势渐退,诺亚方舟停搁在亚拉腊山巅(今土耳其东部)。又过了 40 天,诺亚放出鸽子,鸽子叼回一枝橄榄叶,表明洪水已退。至今我们还把鸽子含橄榄叶的形象作为和平的象征。于是诺亚带着一切活物走向方舟,回到地面,重建家园。上帝告诫说:

“你们要生育繁殖，遍布大地，切不可作恶，凡吸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吸……”

发现诺亚方舟

诺亚大洪水的故事是距今 6000 年左右的传说，不仅在《旧约全书》时有清楚记载，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图书馆——古代亚述首都尼尼微的文库中发掘出来的泥板文书上，也有着类似的洪水故事的记载。

传说只是传说，有谁会相信，但是，1916 年俄国飞行员拉特米飞越亚拉腊山时，发现山头有一团青蓝色的东西，好奇心促使他飞回细看，他惊讶地看到了一艘房子般大的船，一侧还有门，其中一扇已毁坏。这个奇遇很快就报告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时他曾命令组织一支探险队，由于十月革命爆发，这项计划告吹。

其实，拉特米并不是第一位发现诺亚方舟的人。早在 17 世纪，荷兰人托依斯就写过一本《我找到诺亚方舟》的书，并附有方舟的插图。

1800 年，美国人胡威斯和于逊，1892 年耶路撒冷代

主教和当地土耳其牧人都说他们看到了“方舟”。

寻找诺亚方舟

亚拉腊山位于土耳其东端,靠近伊朗国境的地方,是座海拔 5065 米的死火山,山顶自古就被冰川覆盖着。传说山顶留有诺亚方舟,不过,住在这个地方的阿尔明尼亚人把这座山尊崇为神圣的山,相信人若登上山顶会被上帝惩罚。长期以来,谁也没有爬过它。但这个谜:最终还是得到了证明。1792 年,一个叫弗利德里希·帕罗德的爱沙尼亚登山家,初次在亚拉腊山登顶成功。随后,在 1850 年,盖尔奇科上校率领的土耳其测量队也登上了顶峰。1876 年,英国贵族詹姆斯·伯拉伊斯在圣山高约 4500 米的岩石地带,捡到了木片,并发表了他找到方舟残迹的消息。

二次大战后,一位土耳其飞行员拍了一张“方舟”照片。从此,“方舟”不再是人们口头的传闻,而是有了照片的实物。更令人吃惊的是:照片放大处理后,测出船身为 150 米长,50 米宽,和传说中的方舟近似。1949 年,美国

的阿仑·史密斯博士组织了亚拉腊山远征队，以探寻诺亚方舟为目标，可是未能达到目的。1952年，法国的琼·多·利克极地探险家又组织了探查队，并成功地登上了亚拉腊山顶，然而关于诺亚方舟则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是，当时的一个叫琼·费尔南·纳瓦拉的队员却思忖：“一定在亚拉腊山的什么地方，残留有诺亚方舟，我要用这双眼睛清楚证实它。”他下定决心，在1953年第二次探查时，详细地研究了认为残留有诺亚方舟痕迹的地方。1955年7月，他带了11岁的小儿子拉法埃尔，试图第三次登上亚拉腊山峰顶。正是两个死心塌地的念头，终于发现了诺亚方舟残片，他们从冰川中挖出了它的一部分，带回了一块木板。这块古木板后来寄送到西班牙、法国、埃及等国大学和研究所，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其结果证明，这是一块经过特殊防腐涂料处理过的木板。经碳测定它至少有4484年的历史，正是所传“方舟”建造的年代。人们惊呆了，又有照片，又有实物，费尔南坚信自己发现的就是“诺亚方舟”。

方舟到达山巅

但有人提出了质疑：即使发生特大洪水，地球水位也不会升到 5000 米的高度，方舟何以能在亚拉腊山巅？难道是地壳变动？

美国人 C .J . 卡佐和 S .D . 斯各特认为：就算发生过诺亚时期的大洪水，即 5000 年前被几英里深的大水蹂躏过，那么，今天地球表面会成什么样子呢？就连最高的山也会显出流水侵蚀的痕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此外，1 .2 万年前冰封的地区总该有被水改变过的迹象，可它们依然如故。不管海拔多少，那些外露的冰川断层仍保持原始状态。从科学观点来看，历史上有人见过诺亚方舟的说法是无说服力的。如果方舟在 5000 年前终于搁置在亚拉腊山的山顶附近，那它很可能就被冰川运动转移到了较低的高地。方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支离破碎，木头撒遍了亚拉腊山的较低山坡。就我们所知，从来没人找到过这样大宗的木头，更不用说方舟的残骸了。人们所提供的“方舟”照片显然都是模糊不清的，并且需

要丰富的想象力,以便从点缀山峰及其附近斜坡上的许多形状相似的天然轮廓中辨认出这巨形方舟。说到纳瓦拉找到的“方舟”木头,从3个不同实验室得出的若干龄期值表明其龄期介于1250—1700年,年代太近,因而不符合“方舟说”。

可以设想,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生的一场大洪水,诺亚家族预见到当地的江河有泛滥之征兆。于是他们造了一只船,贮藏了足够的物资,出于自然的冲动给牲畜留出了舱位。那场洪水使生命财产损失浩大,数天之后,那只船搁浅在某一高地或丘陵上。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件大事的传说就作为家喻户晓的诺亚方舟故事而留传下来。卡佐和斯各特的看法有一定的科学性。

震惊世界的新发现

最令人震动的消息还是近年的事。美国学者戴维在亚拉腊山以南的乌兹恩吉利村附近的穆萨山顶上发现了一艘大船,这个村庄与史书上所说的尼塞村位于同一地点。该船船头呈洋葱状,船身长164米,长度基本上和

《圣经》上记载的诺亚方舟相符。1989年9月15日,两名美国人乘直升飞机飞越亚拉腊山西南麓上空时,发现了诺亚方舟,并拍摄了照片。驾驶员查克·阿伦说,在亚拉腊山的一处通常由冰川覆盖的、海拔44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只方舟形物体,而那处地方的冰川今年夏天因该地区高温天气而水退了。阿伦说:“我百分之百地确信,这是方舟。”他和同伴计划1990年6月攀登这个地段,届时将派出一个由包括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共20人组成的考察队。目前,至少有3个美国小队在搜寻这艘诺亚方舟,重点放在亚拉腊山的西南麓。然而,土耳其地质学家们说,那只是一块经过数千年风化侵蚀而形成的顽石而已。不管怎样,战幕已经拉开,确凿的答案总有一天会出现的,那时就可以解释《圣经》故事的真相,今年的探险如真的发现了诺亚方舟,才称得上是20世纪的发现,是奇迹中的奇迹。

新疆出土的月相图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考古人员在新疆的一座古老的山洞里发现了一批古代岩画，经科学测定，这是数万年前的作品。其中，有一组世界上最早的月相图，由新月、上弦月、满月、下弦月、残月等连续画面构成。

令考古人员震惊的是，满月图上居然会画出辐射的细节。

在满月图中，在球体的月南极处的左下方，刻画有 7 条呈辐射状的细纹线；这表明月图作者是极鲜明、准确地表现了月球上大环形山中心辐射出的巨大辐射纹。

这与我们现在使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月球表面成辐射状的大环形山非常相似。

数万年前以钻木取火、结绳纪事的原始人是如何知道月球地貌的呢？莫非这数万年前的月相图并非原始人所刻绘？那么，这古老的月相图的主人又来自何方呢？

如果说新疆山洞里的穴居人确实留下他们创作的难以解释的原始作品,那么在世界上这样的史前岩画就并非罕见了;尽管从内容上看同样难以解释。

岩画上的宇航员

在法国的卢萨克堡,人们发掘出一组画在水平石板上的壁画,画中人物竟穿戴长袍、靴子、腰带、外套及帽子,留着修剪过的长胡须,完全是一派 20 世纪才有的装束;而考古学家的论证更令人目瞪口呆,这组画确实是原始时代的真品;实在无法想象,赤身裸体、毫无服饰意识的穴居人会在石壁上画得出 20 世纪的人物衣饰。

类似的岩画在南非的布兰德堡也曾经发现过。画面上一个白人,身穿短袖上衣和紧身马裤,戴手套,结袜带,穿便鞋;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拿着弓箭,看来好像是在庆祝比赛凯旋。壁画诞生于史前时期,可又怎能令人相信这会属于史前人类的创作呢?是否当真有史前来客作为

文明的使者降临过地球、并在原始人眼前露面呢？

无独有偶。法国学者安利·罗特曾在撒哈拉沙漠的塔西里高地，发现一批已有近万年历史的岩画，上面画着数以千计的动物和人；其中一些人穿有短上衣，手持棍棒上挂无以名状的箱子。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画，画有一尊身高超过5米的人像，他的服装酷似现代的潜水服或宇航服。在他坚实有力的双肩土放着一个密封的头盔，用某种接头与躯体相连，颈部是呈水平褶纹的密封衣领。头盔上靠近双眼的部位留有许多孔道。

这种岩画难道会是古代人类想象的产物么？而绘有这类颇似宇航员形象的岩画，已分别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伊朗的西雅尔克、意大利的布列西亚、墨西哥的帕伦克等地相继发现。

诞生于史前时代的宇航图

意大利的布列西亚史。前岩画上画有两个人物，他

们都穿着鼓鼓囊囊的套服,头上戴着奇怪的密封盔,盔上还伸出天线似的短角;手里拿着不知名的工具。至于墨西哥的帕伦克岩画,则是在当地一座金字塔中深藏的石棺盖上发现的;它虽非史前作品,但却被研究专家称为“典型的史前宇航图”,画中人物很像是在驾驶着正在飞驰的火箭。

图中刻画出的飞行物,它前身尖,稍后是几个形状奇特的凹口,很像是舱门或通风口,再往后逐渐变宽,尾部是一股喷出的火舌。它前端处有开口,纳入空气,空气经由管道送入尾部。画中的玛雅人上身前倾,手中握着操纵杆状的东西,左脚跟踩在一块踏板上;他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眼前的仪表。显然“火箭”处于向前飞行状态。

这位操纵员的头盔装置复杂,有透气口、有管子,还有天线般的东西;他的衣着恰到好处,一套紧身连衣裤,腰间束着宽皮带,手臂和腿部紧束着绑带。他的前座与运载器的后部隔开;在运载器内可以看到各种对称的方、圆、点和螺旋线。

在这幅在现代人们看来是极度超越了时代的古代作品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信息呢?或者说,它将会告诉后

世哪些秘密呢？玛雅人的祖先是否曾接待过神秘的“天外来客”呢？在苏联，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幅画有奇特飞船的史前岩画，画中飞船由一排 10 个紧挨着的球体组成，这些球体置于一直角柜内，两边顶有大柱子。这难道是史前“天外来客”的星际飞船么？但这种飞船的古怪构造却是无法让当今科学家所理解的。究竟是原始人见过这种飞船，还是天外使者有意留下了飞船图形？

第八章 史前文明毁灭之谜

对于那些毁灭的史前文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主要提出了洪水毁灭说、核战毁灭说、星球撞击毁灭说、地震火山毁灭说等四种假说。然而究竟谁是毁灭了史前文明的罪魁祸首,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关于洪水的神话

《圣经》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神创造出人类之后，发现人类逐渐败坏，罪恶滋生，便打算用大洪水来灭绝人类，但上帝不忍心让善良的诺亚死于洪水，便让他用歌斐木造了一艘方舟，载着他一家老小和各类留种的动物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当时一连下了 40 天大雨，洪水漫过了高山的山顶，除了方舟里的生命外，地球上的生命全都灭绝了。几个月后，洪水消退，方舟漂到了阿拉拉特山了。

除了《圣经》之外，包括巴比伦、希腊、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在内，世界各地绝大多数文化中都有形形色色的世界性的大洪水传说。比如，据《山海经》记载，中国远古时候曾经“洪水滔天”，鲧偷了“帝”的一块能够自己生长灼土，名叫“息壤”，去堵塞洪水，因为没得到“帝”的同。

意,被“帝”杀死了。鲧的儿子禹继承了鲧的事业,开山泄水,终于治好了洪水。

既然世界上许多民族都留下了关于大洪水的记载,那么会不会在远古时代真的出现过一场遍及世界的大洪水呢?这个问题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了大批专家学者,他们从各方面提出假设,各种观点争论不休,于是就使它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上古大疑案之一。

在祖先留传下来的一些悲壮的、不朽的神话中,我们人类保存了对远古时代一场全球性大灾难的记忆。这段记忆虽然混淆不清,却世代引起全人类共鸣。

这些神话究竟源自何处?

为什么这些神话产生自各个不相统属的文化,故事却是如此的相似呢?为什么这些神话会充满共同的象征,拥有相同的典型人物的情节呢?倘若这些神话确实是人类的“记忆”,为什么没有历史文件提到这场蔓延全球的大灾难?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些神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记录?神话中那些动人的、不朽的故事,有没有可能是某些无名的天才的创作,用以记录远古时代发生的大事,留传

给后代子孙？

苏美尔国的方舟故事

古代中东地区的苏美尔国有一位君王，名叫吉尔格梅施，他一生致力于追求永生。后人通过镌刻在烘干的泥板上用楔形文字记载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和传说，得知了这位国王的生平事迹。这些泥版，可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在现代伊拉克的沙漠地区大量出土，总数有好几千。保藏在那上面的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化。泥版记载的神话提醒我们，即使在那么遥远的古代，人类还是设法保存了更古老的记忆。在当时人们记忆中，远古时代，地球曾经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洪水：

吉尔格梅斯通晓世间一切事务；他的遗迹遍及地球上每一个国家。聪明智慧的君王探知人间种种幽秘，看透人世种种风情。现在，他将为我们讲述一则发生在大

洪水前夕的故事。风尘仆仆，身心疲累，他结束一趟漫长的旅程返回家园，将旅途上听到的故事镌刻在一块石板上。

吉尔格梅施带回的故事，是一位名叫乌纳皮施汀的国王向他讲述的。这位君王数千年前统治过一个国家，后来经历一场大洪水；洪水退后，上苍赐他永生，因为他保存了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种子。

乌纳皮施汀的传说

根据乌纳皮施汀的说法，很久很久以前，四位神灵共同统治我们这个地球：苍天之神阿奴、大护法恩里尔、战争暨性爱女神伊施坦儿、水神艾亚。艾亚是人类的朋友和守护神。

在那个时代，地球上人烟十分稠密，人类不断繁衍，整个世界充满噪音，如同野牛吼叫，吵得天神不能成眠。

大护法恩里尔听到人间的喧嚣，便对座上诸神说道：“人类的喧闹实在刺耳，吵得我们不能安睡。”于是众神决定消灭人类。

水神艾亚怜悯乌纳皮施汀王。他来到王宫，站在芦苇墙外对殿内的乌纳皮施汀说，人间即将发生一场大灾难，也得赶紧建造一艘船，保全一家人的性命：

拆掉你的房子，建造一艘船，抛弃所有的财物，赶快逃命去吧！莫依恋世俗的财物，拯救灵魂要紧……听着，赶紧拆掉房子，依照一定的尺寸，以均衡相称的长宽比例建造一艘船，将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种子贮存在船中。

乌纳皮施汀不敢怠慢，立刻动手建造一艘大船。他告诉吉尔格梅施王：“我把全部财物搬到船上，将所有生物的种子贮存在船舱里。”

一家大小上船后，我把牛马和其他牲畜及各行各业的工匠带到船上……那个日子终于来临了。破晓时分，天际涌现一堆乌云，风暴之神阿达德策马驰骋，铁骑过处传出阵阵雷声……风暴之神将白昼转变成黑夜，摧毁大地如同敲碎一只杯子。一团黑雾昏昏暗暗，直涌上天堂……

头一天,风暴席卷整个大地,四处引发山洪……天地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众神也吓得仓皇撤退,纷纷逃奔到天神阿奴居住的天宫,蹲伏在宫殿四周,瑟缩成一团,有如一群受到惊吓的小狗儿。爱神伊施坦儿扯起嗓门尖叫:“这些都是我的子民啊!难道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像一群鱼儿葬身在海中?”

乌纳皮施汀继续描述这场洪水:

“一连六天六夜,暴风不断地吹,波涛汹涌,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暴风和洪水同时发威咆哮,有如两支对阵冲锋的军队。第七天黎明,南方刮来的暴风终于平息,海面逐渐恢复宁静,洪水开始消退。放眼瞭望,只见大地一片死寂。大海一望无际,平滑得如同屋顶的天台。地球上的生灵全都葬身水中……我打开舱门,让阳光照射到我脸庞上。心中一酸,我弯着腰身坐下来,哀哭起来。两行眼泪流下我的腮帮。在我周围,触目所及净是白茫茫的大水……约莫 40 余里外,水中矗立着一座高山。我们的船漂流过去,搁浅在山腰。我把船缆紧紧系在尼西尔山上……第七天早晨,我打开鸟笼放出一只鸽子,让它飞出船舱;它在水面上盘旋了一会,找不到可以栖息的树

木,只得飞回船上。我又放出一只燕子。它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只好飞回来。我放出一只乌鸦,它看见洪水已经消退,高兴得啼叫起来,四处飞翔觅食,转眼消失无踪,不再回来……”

乌纳皮施汀知道,现在可以离船登岸了。

“我伫立山巅,把一杯酒洒在地上祭神……我把甘蔗枝、香柏枝和杨梅枝堆在山头上……众神闻到香气,纷纷围聚到祭品上,如同一群苍蝇……”

这些记载可并不是苏美尔古国流传下来的惟一文字记录。在伊拉克出土的其他泥版——有些几乎具有5000年历史,其他则不及3000年——我们也可以看到乌纳皮施汀描述的“诺亚式人物”,只不过名字改为齐苏德拉、奚苏锡洛斯或阿特拉哈西斯。不论名称为何,这些、人物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是一族之长,受到慈悲的神的眷顾和开悟指示,建造一艘方舟,漂流在淹没全世界的大洪水中,保存人类的命脉。

印第安人洪水传说

相同的传说也保存在地球的另一端——距离中东地区的亚拉腊山和尼西尔山十分遥远的墨西哥河谷。这个地区不论在文化上或在地理位置上,都被阻隔于犹太教或基督教势力范围之外,然而,早在西班牙人入侵之前,当地居民就已经流传许多有关大洪水的故事。这场发生在第四太阳纪末期的大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暴雨骤降,山洪暴发,大地一片汪洋。高山陷没水中,人类变成鱼虾……”

根据中美洲阿兹特克族印第安人的神话,全世界只有两个人逃过这场大浩劫,存活了下来。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叫柯克斯特里,女的名为苏齐奎泽儿。在天神开示下,夫妻俩建造一艘大船,漂流到一座高山上。洪水消退后,他们钻出船舱,在当地定居下来,生养子女,但孩子

们都是哑巴。一只栖停在树梢的鸽子教导孩子们说话，但所传授的语言都不相同，以至于孩子们之间无法互相沟通。虽然当时的境况非常凄凉，但他们仍旧克服了重重困难，保留了人类文明的火种。

美洲的洪水神话

根据居住在哥伦比亚中部的齐普卡族印第安人的神话，这个部族原本过着野蛮的生活，不知农耕，也没有法律和宗教。后来，有一个老翁从外地来到他们的村庄。他的名字叫波齐卡，脸上蓄着一绺又浓又长的胡须。在这位老者教导下，齐普卡族人学会建筑茅屋，组成一个社会，开始过秤体生活。

波齐卡的妻子长得非常标致。名叫齐雅，她跟随丈夫来到齐普卡部落。但这个妇人生性狠毒，千方百计阻挠丈夫，不让他帮助齐普卡族人。她不敢正面跟丈夫作

对,便在暗中施展魔法,发动一场大洪水淹死村中大部分居民。波齐卡大为震怒,把妻子齐雅放逐到天上,让她变成月亮,在黑夜中放射光芒照亮地球。然后他设法使洪水退去,将侥幸逃过这一劫的几个百姓从山顶救下来,为他们制定一套法律,教导他们耕作,替他们建立宗教,四时祭祀太阳。他将统治权分配给两位酋长,然后退隐到山林中,过着苦行清修的日子。死后,他的灵魂升上天堂,变成神。

再往南走,就来到厄瓜多尔。那儿的卡纳里亚族印第安人流传一则古老的洪水神话。根据这个传说,洪水发生时,一对兄弟结伴逃到一座飘浮的高山上,避开了这场大灾祸。

巴西的图皮南巴族印第安人敬奉一群扮演造物主角色,将文明带给人类的英雄。第一位英雄是莫南(意为“老叟”)。据说,创造人类后没多久他就放一把大火,发动一场洪水,把整个世界毁灭掉。

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智利的亚劳克奈雅族印第安人流传一则有关洪水的神话。根据这个传说,只有少数几个印第安人逃过这场劫难。他们在一座名为锡格(意

为“雷霆”或“闪电”)的高山上找到避难所。据说这座山有三个山峰,能够漂浮在水面上。

居住在阿拉斯加的伊纽特族爱斯基摩人也流传一则洪水神话。据说,洪水伴随地震而来,转眼间席卷整个大地,只有少数几个人搭乘独木舟,仓皇逃到最高的山峰上,躲过一劫。

美国加州南部的鱼瑟诺族印第安人传说,古时一场洪水淹没全世界,只有一小群人逃到露出水面的几座高山上,才得以保住生命。洪水消退后他们才敢回到平地上。鲁瑟诺族北边的呼伦族也流传类似的洪水神话。蒙登雅冬是阿冈坚族(美国印第安人最大一族,居住于美国中西部)的一支。他们的一则传说提到,洪水消退后,米查波在一只乌鸦、一只獭和一只麝鼠协助下重建灾后的世界。米查波的名字意思是“巨兔”。

希腊的神话传说

公元前 8 世纪希腊诗人海希奥德搜集的古代希腊民间传说提到，现今的人类出现之前，地球上曾经有过 4 种不同的人类，每一种都比后来的先进，而每一种都在命定的时刻被一场地质剧变“吞没”。

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人类是“金族”。据说，他们“日子过得逍遥自在，无忧无虑，有如神仙……终日欢宴歌舞……最后在睡梦中溘然长逝，安详地离开人间……”后来众神之王宙斯一声令下，这个黄金民族“沉入地底深处”。继之而起的人类依序是：“银族”、“铜族”、“英雄族”和我们所属的“铁族”。铁族是第 5 种，也是最后出现在地球上的人类。

根据希腊神话的描述，“金族”拥有“巨人的力量，四肢十分粗壮”；然而，这群顶天立地的大汉却被众神之王

宙斯全部消灭,以惩罚巨人普罗米修斯盗窃天火,为人类带来火种的罪行。

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根据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普罗米修斯曾使个凡间妇女怀孕。她生下的儿子取名为杜卡里昂,长大后成为希腊东部西萨里地区锡亚国的君主;他的妻子是普罗米修斯的兄弟伊匹米斯跟潘朵拉所生的女儿,绰号“红发美人”的琵拉。宙斯决定毁灭“他们”时,杜卡里昂受到普罗米修斯警告,连忙打造一口木箱,将“所有必需品”贮存进去,然后带着妻子琵拉爬进箱子。众神之王命令大雨降落人间,将地球大部分地区淹没。人类全都葬身在洪水中,只有少数逃到高山的人得以幸存。

印度和埃及的神话传说

3000 多年前,在吠陀时代的印度,民众也崇仰一个

类似的人物。根据当地的传说,有一天,一位名叫曼努的智者正在沐浴,忽然,他发现手掌上有一只小鱼向他哀叫,请求他放过它一条命。曼努觉得它可怜,就把它放进一口坛子里。不料,第二天小鱼的身子却长大了许多,曼努只好把它带到湖里。没多久,偌大的湖又装不下这只鱼的身子。它对曼努说:“把我扔进海里去吧!这样我就会感到舒畅些。”(其实这只鱼是护持神的化身。)后来,他警告曼努,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临,他送曼努一艘大船,吩咐曼努先在船上装载各种动物(每一种两只)和所有的植物的种子,然后自己再上船。

曼努遵照指示张罗妥当,海水就骤然上升,淹没整个世界。大地变成一片汪洋,水面上只看得见护持神的身影——这时它已经化身为一只全身覆盖金色鳞片、头上长着一只角的大鱼。曼努把船缆系在鱼角上,让护持神拖着穿过茫茫大水,走到‘北山’的顶峰。

大鱼说:“我救了你一条命。赶快把船缆系到一棵树上吧,免得让大水把船冲走。你待在山顶上,看见洪水消退就一步步走下山来。”曼努遵照指示。后来洪水下降,曼努接回人间。这场大水冲刷掉地上万物和所有生灵,

只有曼努一个人活着。

于是,曼努带着船上那群动物,利用船上贮存的植物种子,重建劫后的世界,为人类开启一个新时代。一年后,水中突然冒出一个女人,自称是“曼努的女儿”。曼努娶她为妻,跟她生下一群子女。这对夫妻就成为现今人类的始祖。

发现超含量的铀矿石

认为史前文明毁于古代核战争的观点认为,在远古的地球上,在现代人类文明之前,出现过许多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但他们最终消失了,只留下许多令今天的人类大惑不解的遗迹。而其消失的原因就在于那些文明之间发生了一场核大战。核大战最终使得所有的史前文明毁于一旦。

支撑这种假说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世界各地发

现许多与核能有关的史前遗迹,另一个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中与核大战情况相似的描述。

比如在非洲的加蓬共和国有个奥克洛铀矿。法国的一家工厂从这里进口了一批铀矿石后,却发现其含铀量高达 0.39,而一般的铀矿石含量为 0.729 这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意,他们来到奥克洛铀矿考察,竟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核反应堆。这个反应堆保存完整,结构合理,运转时间长达 50 万年之久。据考证,该铀矿成矿年代大约在 20 亿年之前,而成矿不久就有了这个核反应堆。人类是在几十万年前才开始使用火,那么这个古老的核反应堆是什么人留下来的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把地球上发生的这些难以解释的现象都归到外星人身上。但近年来有些科学家做出了大胆的推测,认为在现代人类文明之前,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前一届高级人类的史前超文明。生物考古学家认为,在地球诞生至今的 45 亿年历史中,地球上的生物经历过 5 次大灭绝,生生死死,周而复始。最后一次大灭绝发生在 6500 万年之前。有人据此推断,20 亿年前地球上曾经存在过高级文明生物,但后来遭到了毁灭,其罪魁

祸首很可能是一场核大战。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是无稽之谈,但经过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却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找到了很多有力的证据。

古籍所载的核大战

《摩诃婆罗多》是一部古印度史诗。据考证,该书所记载的史实距今至少有 5000 年。这本书中记载了居住在恒河上游的科拉瓦人和潘达瓦人、弗里希尼人和安哈卡人的两次战争。对于书中对这两次战争的描写,以前学者们一直以为是“诗意的夸张”,而到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爆炸后,他们才恍然悟到,它们实际上是原子弹爆炸的目击记。

请看该书 中对第一次战争的描述:“英勇的阿特瓦坦,稳坐在维马纳(飞机)内降落到水上,发射了阿格尼亚

(火箭),它喷火,但无烟,威力无穷。刹那间潘达瓦人上空黑了下来,接着,狂风大作,乌云滚滚,向上翻腾,砂石不断从空中打下来。”太阳似乎在空中摇曳,这种武器发出可怕的灼热,使地动山摇,大片地段内动物倒毙,河水沸腾,鱼虾等全都烫死。阿格尼亚爆炸时声若雷鸣,敌兵烧得如同焚焦的树干。”

再看第二次战争的描述:“古尔卡乘坐快速的维马纳,向敌方3个城市发射了1枚火箭。此火箭具有整个的宇宙力,赤热的烟火柱,其亮度犹如万个太阳,滚滚升入空中。”尸体被烧得无法辨认,毛发和指甲都脱落了,陶瓷器碎裂,盘旋的鸟儿在空中被灼死,食物受染中毒。”

物理学家又在古印度人的时间概念中寻找到了另外一些根据。古印度人有“卡尔帕”的概念,它相当于42.32亿年。又有“卡希达”的概念,它相当于一百万亿分之三秒。这两个概念曾使很多研究者迷惑不解,但核物理学家明白,自然界中要用亿年或百万分之几秒的时间来量度的,只有放射性元素的分解率。例如轴238的一半寿年为45.01亿年,而K介子的一半寿命只有百万分之一秒,这与“卡尔帕”和“卡希达”的概念相近。如果古

印度人能够量度核物质和次核物质,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制造出核武器。

史前核战遗迹

考古学家在发生上述战争的恒河上游发现了众多的废墟,这些废墟显然不是被一般烈火所焚毁的,大块大块的岩石粘合在一起,表面凸凹不平。

在德肯原始森林里,人们发现了更多的焦地废墟。其城墙被玻璃化,好像玻璃一样光滑,建筑物内的石制家具表层也被玻璃化了。要使岩石熔化,温度要在 1800 以上,就连火山爆发所产生的热量,也达不到这个水平。只有原子弹爆炸,才能达到这个温度。

除印度外,有人在巴比伦、撒哈拉沙漠和蒙古的戈壁滩上都发现了一些史前废墟。其中的“玻璃石”与今天核试验场中的“玻璃石”一模一样。

此外,前苏联学者戈尔波夫斯基在《古代之谜》一书中说,他在古印度的德肯地区还发现了一具人体残骸,其放射性高出常态 50 倍。

现在,很多科学有都倾向于认为史前地球上曾爆发过核战争,但对于核武器是什么人使用的,核战争为什么会爆发等问题,却还是一无所知。

彗星撞击木星

是星球撞击毁灭了高度发展的史前文明吗?自 90 年代以来,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渐渐地有了一席之地。这主要是因为 1994 年 7 月间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太空之吻”。

1994 年 7 月,苏梅克—列维 9 号彗星(直径约 6 千米,密度 1 克/立方厘米)由于木星巨大的引力,它被俘获并撕裂成 21 块碎片,这些碎片以每秒约 60 千米的速度

撞向木星南纬 $43^{\circ}26' \sim 45^{\circ}$ 相当狭窄的环形区域。

7月17日凌晨4时15分,南非天文学家首先观测到苏梅克—列维九号彗星的第一块,也是最小的一块碎片撞击木星的景象。撞击没有引起燃烧,碎片为木星大气层吞没。

当天傍晚18时30分,在上海佘山天文台,我国第二大口径(1.56米)的天文望远镜摄下了第一张木卫1号的照片。19时36分20秒和19时43分32秒,又成功地观测到彗星第四块碎片撞向木星,木卫1号两次增亮,亮度增强了8倍。碎片接触大气层的摩擦和碎片的撞击产生的火球使木卫1号两次闪亮。

午夜23时15分,木卫1号又一次闪亮:第5块彗星碎片撞了上来。与此同时,美国科学家也观测到5块碎片撞击入木星,虽然这些碎片是21块中较小的,但在木星表面造成了相当于10亿吨TNT炸药的破坏创面。

18日3时30分,美国夏威夷冒纳凯·阿火山顶上的全球最大的天文望远镜记录了彗星最大的碎片(第7块)撞击木星的经过。该碎片直径32千米,撞击释放了相当于2.5万亿吨TNT炸药的能量,产生的亮度超过

了木星整体。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女天文学家露西·麦克法登说：这块碎片巨大的冲击力造成的痕迹十分明显，其落点上空出现了由尘云构成的抛物面。

19日凌晨3时26分，直径与第7块相近的第8块碎片：以每秒60千米的速度飞速而来产生的能量（6万吨TNT）相当于地球上所有核武器爆炸能量的几倍，产生的亮度瞬间超过了整个木星，引起的抛物面灰云达地球般大小，剧烈的爆炸造成的瞬间温度约30000。

19日晚6时30分，最强烈的碰撞发生了！第9块碎片与第7块大小相仿，巨大的创面位于木星南半球东北缘，留下的暗斑直径达3万千米。撞击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5亿颗广岛原子弹。澳大利亚天文学家观测到，撞击产生的巨大火球与随之爆发出的余晖范围达3个地球那么大。美国天文学家指出，撞击改变了木星的基本外观，并在木星表面形成了黑色疤痕。“疤痕”中有多种气体混合物和大量尘埃粒子。

21日，发生了最壮观的一幕：第14、15、16块碎片于4时起相继撞击在同一地区。第14块碎片以每小时21万千米的速度坠向木星，随之产生的火球上升到数百千

米的高空。第 15 号彗核撞向木星大气纵深处,火球上升到 2000 千米的高度,尘云直径相当于地球的 3 倍。第 16 块碎片碰撞产生的亮度是第 14 块的 2 倍,并产生了持续 15 分钟的爆炸。

21 日晚 11 时 04 分,上海佘山天文台观测到的木星已伤痕累累,各个撞击创面直径超过 1 万千米,其中最大的直径估计有 3 万千米,其容积大大超过地球体积(地球直径为 13000 千米),与此同时,木星周围的木纹型云层出现紊乱。

22 日下午 4 时 6 分,最后一块碎片落地,这最后的一“吻”,使历时 6 天的千载难遇的天象奇观随之落幕。

美国芝加哥大学两位天文学家利用设置在南极地区的望远镜观察到,撞击木星南半球产生的火球亮度已远不如以前。通过光滑分析,证实了木星及其大气层中含有硫、氨、硫化氢等分子,但没有找到预想中的水。

此次撞击释放的总能量为二战时美军投放到广岛的原子弹能量(2×10^4 吨黄色炸药爆炸当量)的 10 亿倍,大约相当于 10^{13} 吨 TNT 炸药的爆炸。初步观测表明,彗星碎片的撞击已改变了木星的外貌,留下 4 个直径几

万千米的深坑,其直径是地球的几倍。木星的云层留下了黑色疤痕,这疤痕需很久时间才能消去。强烈的爆炸已使木星大气层的气流和成分发生变化。由于木星与地球的平均距离约 6.3 亿千米,彗木相撞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及木星大气与表层的环境巨变,对地球与近地空间环境几乎没有影响。但如果木星上具有生命及其生态系统,如果木星上也有人类文明,如果这次撞击发生在地球上,那就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西伯利亚大爆炸

许多科学家推测,史前文明正是毁于这样一次星球撞击事件。这不是无稽之谈,更不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在人类的现代史上,有关太空物体与地球相撞或擦肩而过的记录屡见不鲜。

1908 年 6 月 30 日清晨,俄国西伯利亚通古斯卡河

上游瓦纳瓦腊以北 50 千米的密林中,突然狂风大作,从东南方向风驰电掣般地飞来一个怪物。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蘑菇云拔地而起,窜上近 20 万米的高空,刚刚醒来的驯鹿还未醒悟过来是怎么回事,已经与挺拔的大树一起被灼热的气浪冲倒、焚烧。连日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2000 平方千米的原始森林。冲天的火光,照得方圆 800 千米一片通红,1500 千米外也能看到。在中心地区 3000 米范围内,出现直径 1~50 米的坑穴 200 多个,其周围的树木呈放射状向外侧倾倒,活像一个巨轮的辐条。离出事地点 60 千米外的一位农民回忆说,他站在门廊上,突然看到一个拖着一股烟尘的火球飞速而过,热浪与刺眼的火光迎面扑来,强大的冲击波顿时使他失去知觉。当他苏醒过来后,只觉得大地在颤抖,房子在摇晃,头顶传来雷鸣般的巨响。他说,他在恐怖中“好像觉得世界的末日到来了”。160 千米外一个在河岸工作的工人,被气浪掀入河中。在 240 千米外,强劲的风把地面刮去一层土,在安加拉河面上堆起一堵水墙。

远在数千里之外都能听到这次能量约为广岛原子弹威力 500 倍的大爆炸的响声。爆炸的气浪使整个西伯利

亚东部出现了强烈的气流。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气象中心,也监测到大气压持续 20 分钟的上下剧烈波动。3500 千米外的彼得堡以及澳大利亚、爪哇、华盛顿等地的地震仪都记录到地震波。连续两个晚上,天空异常明亮,甚至在苏格兰,午夜还可看清报纸上的字。

不断与地球接吻

1937 年,一颗直径不到 1 千米的名叫“赫米斯”的小行星以每小时 3 万千米的速度与地球“擦肩”而过,距地球仅 78 万千米。假如赫米斯与地球相撞,将释放出相当于 10 万个百万吨极炸弹的能量。

1947 年 2 月 12 日上午,原苏联远东锡霍特—阿林山系的伯力居民们目睹了另一天空奇观:一颗火球拖着浓烟和火花,在空中向南袭来。火球消失后不久,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正在执行任务的原苏联空军也观察

到了这一现象,他们帮助调查人员找到了坠落在现场的陨石。

1972年8月1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上空58000米处传来隆隆巨响,一团巨大的火球划天而过。原来是一颗直径10米、重数千吨的小行星擦地球而过,险些撞上了地球。美国宇航局的红外探测器记录了这次事件。

1976年3月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许,在我国吉林省吉林市北部发生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百万群众看到一个耀眼的火球,向地面飞落,接着分裂为三个火球,一个形成满月,另两个呈足球大小的碎块,随后向地面坠落,轰隆之声响彻云霄,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之外,还升起一个高达50多米的蘑菇云状的烟柱。大量陨石碎块撒落在吉林市北部近5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吉林陨石雨撒落在一条长带状区域内,东西长约70多千米,南北方向最宽的地方不超过10千米。据研究,吉林陨石原先可能是一个直径2200千米的小行星的一部分,它在行星际空间飞行,在800万年前被撞击分裂出一块直径大于10米的碎块,在40万年前又受到一次撞

击,分裂出一块直径约 2 米的碎块,这颗碎块于 1976 年 3 月 8 日 15 日大体上沿着地球公转方向从后面追上地球,在从外层空间撞进地球大气时,与大气的高速碰撞、剧烈摩擦使之减速,同时发生燃烧,陨石的一大部分被烧毁、汽化,而残留的内核在大气层中产生多次崩裂,形成许多碎块落到地面上,到达地面时速度每秒只有几十米。科学家们对吉林陨石标本作了大量的物理化学研究与分析工作,1979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研究专著——《吉林陨石雨论文集》。

拯救地球计划

1987 年夏天,前苏联宇宙开发科学家 A·伏伊柴霍夫斯博士发表研究报告说,一颗被称为“1983TB”的小行星正渐渐地接近地球,如果情况继续下去,到 2115 年它将会撞击地球这位博士提出了两个解救地球的办法,一

个是用航天器人为地改变小行星的轨道,另一个是在宇宙空间把小行星击碎。后来,各国天文学家经过精确推算,否定了这位博士的“2115 年小行星将撞击地球”的错误结论,消除了许多人的担心。

1989 年初,美国科学家宣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一颗能产生相当于 2 万颗氢弹爆炸能量的小行星“1989FC”将在当年 3 月 22 日在距离地球约 69 万千米的远处飞过。这颗小行星的轨道比较特殊,绕太阳的公转周期为 1.03 年(大多数小行星的公转周期为 3~7 年),每隔 33 年要飞进地球一次。我国天文学家认为,假如这颗直径为 300 米左右的小行星有朝一日击中地球,如在高空爆炸,由于碰撞速度高达 16 千米/秒,将撞击出一个直径为 6 千米左右的圆形撞击构造坑,在半径为几十千米范围内产生强烈地震。

1989 年 8 月,一颗直径 1 千米的近地小行星(1989PB)在距地球 400 万千米处飞过。

1991 年 1 月,直径 5~10 千米的小行星(1991BA)在距地球 17 万千米处掠过,这个距离不到地球至月球距离的一半,在天文上算是“千钧一发”了。

1989年,曾有一位名叫洛克费德的天文学家预言,与地球毗邻的月亮在3年后将遇到一颗大流星的撞击,估计月球将损失过半。这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是与已无关的事,而在科学家看来,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地月系统是一个整体,有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月球“损半”,将会引起地球上的连锁反应和长时间的混乱,比如潮汐的变化。尽管在1992年,我们并未经历这一劫难,但月球表面的满目疮痍告诉我们,人们不仅要忧地球的“天”。还要忧毗邻星球的“天”,因为它们假如被撞同样能给地球带来灾难。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80年代以来,地球上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人类正视来自近地空间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的存在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和观察事实。

上帝是怎样掷骰子的

目前威胁人类的近地小天体主要是星核和小行星，彗星核在其中只占几个百分点，因而，密度较大的小行星比彗星更有可能光临地球。但不能轻视的是，尽管有能力穿过地球大气层并撞击地球的彗星不多，但与直径同样大小的小天体相比，彗星速度快（典型小行星撞击地球的速度为 20 千米/秒，短周期彗星为 30~40 千米/秒，长周期彗星为 50~60 千米/秒），撞击时释放的能量较大，将对地球构成更大的威胁。有学者估计，彗星撞击在撞击灾害中约占 25%。另外，彗星具有松散的结构，强度低，就像子弹打向高速飞来的一团棉花上，很难说有多大的效果，这就增加了防御的难度，至少在目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

小行星是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游荡者，到 1996 年

6 月底,全世界共发现小行星 102291 颗。小行星的特点是体积小、质量小,各自有各自的运行轨道,偶尔也有了些“调皮捣蛋”分子进入地球轨道附近,成为近地小行星。它们最有可能成为光顾地球的“天外来客”。据有关学者统计,1898 ~ 1977 年的 80 年间共发现近地小行星 43 颗;1978 ~ 1982 年发现了 28 颗;1983 ~ 1989 年发现 45 颗,而 1990 年 1 年中发现的小行星竟达 14 颗。迄今为止,发现的近地小行星总数已超过 163 颗,最大的为直径 8 千米左右的 1627Ivar,其中 77 颗的直径在 1 ~ 5 千米,其他大部分直径在 200 米以上,除了上述的 163 颗近地小行星之外,天文学家估计还有 95 % 以上的直径大于 1 千米左右的近地小行星和彗星核尚未被发现。更令人担忧的是,对直径小于 100 米的近地小行星的搜索发现率不足 0.1 %。由此可见,人类对近地小行星和彗核的了解是如此之少,对太空威胁防御无异于自动地让位于“上帝掷骰子”。人类啊,你们应该警惕!真正的威胁来自对近地空间了解的不足。

警惕全球性灾难

我们常在繁星闪烁的夏夜见到划空而过的流星天象。它们都是一些直径小于 50 米的非铁质近地小天体，在闯入地球大气层时，与大气相摩擦燃烧而发光，一闪而逝。流星体穿过大气未烧尽而落到地面的部分，就成为在陈列馆展出的陨石，如我国的吉林陨石。一旦直径大于 50 米的近地小行星闯入地球空间，人类的天然屏障——大气层也无法阻挡这些不可一世、横冲直撞的入侵者，它们就会如“通古斯卡爆炸”一样对地球构成灾难性的危害；更大的撞击，甚至产生如白垩纪末恐龙灭绝的全球性灾难，导致人类文明的终结。

英国科学家约翰通过计算表明，1908 年通古斯卡的爆炸即使发生在美国的乡村，也会造成 6.8 万人死亡和价值 45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如果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国

家,如中国的人口聚集区,其后果更不堪设想。

目前科学界的共识是,只要地外撞击体的直径处于 0.6~5 千米之间,就有可能使全球陷于“撞击冬天”的困境,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黑暗而寒冷的冬天将笼罩全球,稻谷无收,生态系统失调,而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的稻谷储存量够本国人民吃上一年,终会产生全球性饥荒,再加上撞击作用产生的其他灾难性效应的作用,如加大的撞击冲击波将直接使数百万人丧生,臭氧层的破坏、酸雨的出现、植物的中毒等等,会引起全球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崩溃,人类将处于世界末日的边缘。

对地球而言,还没有一种自然灾害像地外撞击作用那样,产生全球性的灾难。任何区域性的灾难,无论其受灾情况多么严重,在邻近地区的帮助下,一般在 10 年的时间里都会得以恢复、发展,惟独地外撞击,其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使人类整体处于灾难状态,无法从别处得到技术和经济的援助,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要想恢复撞击前的文明,至少得付出几代人的努力。

捍卫地球文明

这类引起人类文明的灾变或灭绝的小行星(或彗星)与地球相撞的概率到底有多大?通过对近地小天体的观察,月球、水星和火星表面撞击坑密度、大小和年龄的研究与统计,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天文学家休梅克估计,在目前的近地空间,直径为 10 米左右的近地小行星和近地彗星核约有 20 万颗,这些小天体平均每 1000 年与地球碰撞一次;直径大于 1 千米的近地小行星和近地彗星核数目高达 2000 颗,平均每 10 万年和地球碰撞一次。讲得更为具体一点,以直径 1 千米的万小行星为例,按目前保险业常用的人均致死风险率进行计算,在任何年份,其撞击地球的风险概率为十万分之一,因撞击致死的作用是全球性的,相应地平均每人每年的致死风险也为十万分之一美国每年大约有 130 人死于飞机失事,则每个美国

人飞机失事的致死风险为百万分之一。因此,小天体撞击地球的致死风险 20 倍于飞机失事的概率!

如此巨大的威胁存在于现在,同理可推,在史前时期一样存在着这种威胁,而且,这种可能的威胁或许变成了现实,从而使得那些令今人叹为观止的史前文明遭受灭顶之灾,化为灰烬。

除了上述假说,另外一种地震火山毁灭说。这种假说主要是有鉴于庞贝古城等文明的毁灭原因而提出的。

史前文明消失了,留给人们许多惊叹、许多神秘。人们在惊叹、好奇之余,提出种种理论,试图破解这些文明的消失之谜,并希望从史前文明的消失中吸取教训,以更好地保卫现存的地球文明。这也是人们研究史前文明的主要目的所在。